

天下

第六期

RENE BELBENOIT

N^o 46635
M^o

小雪霏霏送舊年

許錫茲

珠簾寨攷證

蘭陵

不可思議的宇宙

胡悲

冬寒料峭憶閩南

季英

教書匠改行記

秋蛩

流犯餘生記

唐牧



卅三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流犯幻想圖 (流犯餘生記插畫)

國立北平圖書館

深得吾心

！命生新我給
！力動新我給

血液為生命的中心。營養是生命的動力。「深得吾心」以補血與營養為基點。每一西西均含有足量之造血要素——新星特製濃縮肝精。及增強活力之維他命A B1 B2 C D。健腦。却癆。補骨之磷鈣。常服使兒童增加發育力。中年獲得新動力。老年人更得新生命。此在醫藥界已獲得最高評價。更譽為理想的大補藥！



大瓶特價
藥房普遍發售



新星藥廠監製

足量維他命A B₂ C D
及造血肝精

最新型咖啡館

咖啡 · 美點 · 西菜

爵士



西藏路二四二號
電話九〇〇七

：設備：

舒適軟座 新型壁畫
小型舞池 別有風趣

：燈光：

專家設計 情調幽美
談心啜茗 旖旎溫馨

：音樂：

麥克爵士樂隊演奏
海上著名歌星獻唱



天下

半月刊第六期目次

卅三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小雪霏霏送舊年.....	許錫茲(二)
珠簾寨攷證.....	蘭陵(四)
不可思議的宇宙.....	胡悲(五)
詩三首.....	林洞省(七)
酒——這唯一的安慰！.....	心佛(八)
均稱美的韻律.....	姜立(一一)
教書匠改行記.....	秋蛩(一二)
冬寒料峭憶閩南.....	季英(一四)
盛爺外傳.....	王永運(一七)
半月劇譚.....	諸葛蓉(一九)
妻：枇杷門巷，小鳳仙	
一個大學教授.....	倩瑜(二一)
流犯餘生記.....	唐牧(二三)
一處乾淨明亮的地方.....	許季木(二六)
蘭江小語.....	姚穎(二八)
三眠(長篇連載).....	勁風(二九)

天下半月刊 第六期 目次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社長 李賢影
 主編 葉勁風
 編輯 葛家良
 廣告 孫恩霖
 發行人 蔣槐青
 出版者 上海江西路三三號二樓
 天下一出版社
 電話一七〇七八號
 印刷者 大沽路三三三弄四〇號
 國光印書局
 電話三三七四三號
 總經理 商社書報發行所
 蕙淑大樓五二八號
 經銷處 本外埠書局報版

本期每册售價十二元

廣告刊例

地位	全	頁半	頁
底封面	三〇〇元	一六〇元	一〇〇元
正封裏	二五〇元	一三〇元	一〇〇元
底封裏	二五〇元	一三〇元	一〇〇元
正文前	二〇〇元	一一〇元	九〇元
文字中	一六〇元	九〇元	九〇元

廣告銅錢版概由客戶自備卸欲代辦按照市值計費



小雪霏霏送舊年

許錫茲

昔日在學校中作文，不論拈着什麼題目，總好以流光如駛，歲月不居等濫調入文，作為發揮議論的引子，彼時的心境，其實唯恐流光之不如駛，似乎巴望一個星期日的來臨，大有望穿秋水的感覺，只有覺得日子過得太慢；但應用於作文上却非說得如駛不可，足見自能擱管以來，去天眞日遠，不能說出心坎中想講的話了。自從脫離了學校生活，開始踏進社會以來，便真的覺得日子很快，尤其在歲尾年頭，特別使人感到韶光易逝，回想一年中的經過，歷歷在目，而眨眨眼已到舊歷大除夕的邊緣了。

依我們中國的舊習，雖除夕還有一個月左右的冬至節是一個大節日，按照舊時的風俗，除了祭祀祖先以外，還要闔家團聚，吃冬至夜飯，并且佐以一種甘芳的冬陽酒，這種酒連幼小者也准一快朵頤，亦可見團聚時雍穆穆的狀況。在盃盤狼藉之後，大人往往用莊嚴的口氣，對着孩子們說，「現在已經吃了冬至夜飯，冬至大過年，你可以算大了一歲，以後再不能這樣頑皮啊！」我在束髮就學時就聽到過老祖父這樣的訓誡過。他一副正經的面孔，簡直使我不敢逼視，當時實在覺得不自在，所以言者雖然諄諄，聽者却是藐藐，總之乏味得很。那時唯一的盼望就是快臨年底，在舊塾中讀書只有陰歷年假是僅有的假期，這樣可以拋却書本，玩上十餘天，同時可以在大人的允准之下，任意賭博吃喝，而在平日管束較嚴的生活中，能有這樣放縱的機會，可說是千載一時，够令人興奮的。

因此冬至以後，便希望日子過得愈快愈好，一到陰歷十二月二十日，就是放年假的日子，此後漸入佳境，童年的歡樂，當以年終最有興趣了。在這鄰近除夕的十餘天中，鄉下的牧客絡繹上城，送些柏子天竹給攻主人，同時牧客收到一筆菲薄的喜封錢，欣然歸去。謝年是一樁大事，這時，我們在家中初次看見了大魚，是二三尺長的大魚，養在浴桶中間，雖然遍

體鱗傷，有時却還能撥刺地一跳，以圖最後的掙扎。但這尾大魚和二尾小魚終於到後來作為犧牲的祭品，活生生地供在桌上，僅在釉光澤足以混珠的眼睛上貼上一小塊紅紙，腮間插進長葱二根。這尾大魚，多半被辛異的葱味所擾，雖然乾供在桌上，還是卜卜跳個不止。那時大人就要站在旁邊向魚談話，「現在是敬神啊，不要跳罷。」這種至誠的默禱，是否能感動一尾冷血的魚，却是疑問，但孩子們倒覺得這是怪有趣的事。

桌子上供的當然不止是魚，還有新就的雞，把雞毛全拔光，單留了尾部的幾根長毛，黑簇簇的攤在上面，令人覺得森嚴得很。此外有大塊的肉，僅在沸水中泡過一回，還沒有熟呢，插了一柄切菜刀，熱氣騰騰的供在桌上。這就是魚肉三牲，是謝年主要的祭品。此外有糕，元寶，三菓，仙茶仙酒，十樣素菜。其中另有甜醬和羊膏，據說是專供玄壇菩薩吃的。有的人家在謝年時還要大放鞭炮，是否作為迎接年神或嚇跑小鬼，用意却不大清楚了。那時樑間的玻璃燈都插了臘燭，輝煌得很，堂屋中燃起十個或二十個炭基，在故鄉名之為「歡喜團」，如其是一個寒冷的雪晚，外面小雪霏霏，正是歡迎得很，藉此圍爐取暖。在故鄉火爐是只有新式的人家才應用，若是普通人家，一年中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圍爐的，所以特別的覺得有味。在炭基上洒了不少芸香末，縷縷的芳香，和着香爐中飄浮出來的檀香氣息，沁人心鼻。滿室是給氤氳瀰漫着，烟霧繚繞，燭影搖曳，似乎一年的辛苦，在這樣的氛圍中才獲得酬報。

除了謝年以外，要以家中製造各色點心為最使兒童興高彩烈了。早在月半邊開始磨粉。一架巨大的石磨，一人推，一人挽，隆隆地把米磨成白粉，同時在磨的時候，孩子們聽到大人講起一個故事。據說有一個商人在外經商，離家已有幾年，他的妻子望了不知多久，可是沒有商人回來的消

息。某日，妻子接得商人一封信，上面是這樣寫着：「帽如海，鞋如江；足不出門，日行千里；如有便船，徒步回家。」妻子看得莫明其妙，後來請人解釋，才知道帽子像海般沒有邊，鞋子如江般深得不見底，二件東西都破得不堪了。足不出門，日行千里，就是在給人挽磨，最末二句的意義，就是給人家做繯夫的意思。「孩子們在似懂非懂中聽了這樣的故事，並沒有瞭解到小商人的困苦，反而覺得足不出門，日行千里是怎樣好玩的一種玩意兒。而那時隆隆的磨聲，決不致有聯想到聲音像飛機或砲轟，那時決無火藥氣息的傳染，至多也以為是像雷鳴而已。

兩三天無休止的磨粉的成績，足足裝滿了三大區，那儲體的粉末，正與庭中堆積盈寸的雪花相仿，如其明天有一窗晴日，便要把三區的粉搬到廳中去晒，使之乾燥，可以久藏。在晒粉的時候，孩子們又是一件很好的玩意，在區中用指頭東劃西劃，寫大字，寫一個許字，寫一個王字，畫一隻狗，畫一隻雞，把粉末揚得滿屋滿地，結果遭到大人的斥罵，而以罰寫十頁大字作為懲戒。

此後，家中便忙着製造各色點心，甜的鹹的粽子，有肉餡和豬油餡的。用棗泥和入粉中，內實以胡桃豬油，把模型敲出圓圓的棗餅。包了不少粽子，當然是在中心夾着一大塊肉，粽子最得孩子們歡喜。每一家人家所製的粽子，除了分送他人以外，足可吃到明年二月，那時，因天氣漸暖，粽箬上已露出霉點，陳舊的氣味，不為大家所歡迎，而且對於年節的興奮，已趨淡薄，這種點心，就不被人重視了。可是在這幾天人們的胃口特別好，除了粽子以外，還有春卷，也是上好的食品。嫩黃的韭菜，粗大的肉絲，經過油的煎炸，內香外脆，真是款客或自己享受的妙品。他如年糕，豬油糕，圓子，鬆糕……名目繁多，在歲時佳節中，只愁肚子的容量太小，不能裝納這許多好吃的東西。

家中一面在做點心，一面還忙着燒各色小菜，殺雞殺鴨，大塊的肉，鱸魚，精雞，糟肉……等等，每夜在一向儉樸的家庭中，也有燦爛的供應。各色雞魚肉蛋，熱氣騰騰，在消寒的一點上，成為最理想的茶肴。在這種豐盛的筵席前，大大小小都覺得有一「過飽」的現象，實因零零碎碎不時有東西吃，腸胃充實有餘，故在正常的三餐時，反覺不能大嚼了。吾鄉對

於這幾年節時胃口銳減的人另有一種解釋，則是此人的前世定是某家的祖先，而他們的子孫正在祭祀，故使肚子永遠沒有空虛的機會了。

在除夕的一天，特別忙碌，主人要結算一年來的賬目，在勞人草草的寒暑交替中，總算把一年的開支敷衍過去，而且還有若干盈餘，在他飽經憂患的面上，露出些微的笑意。妻子則忙着用紅紙包封筒，包壓歲錢，前者是僕人的唯一希望，後者是孩子們新年中一切消費的源泉。僕人則趕着掃地，在井中汲水，據說井要「封」三天，所以在元旦起三日中的用水，都要事先存儲；而掃地則是在新正中所絕對禁止的，故不得不在除夕夜完成這項工作。在一切事情調度停當以後，即舉行接龍和封井二項重大的事情，到子夜，又要焚化錢糧，厥名謂之燒天香，大抵是迎接元旦和酬謝宇宙的意思，事涉迷信，但千百年來的流風餘韻，却一直為子子孫孫所保持着，好似年終盛典，非此不可以算點綴。

在每一間房中，都燃了守歲燭，以代火油燈或電燈，那融融的燭光破除掉寒冬的寂寞，以跳躍的光芒象徵着生命的永恒，祝福明年的佳運。床上用芸香燻熱，這種特異的芳香使人得到安息時的舒適，和平而幽靜，使你可以獲得甜密的睡眠。在床下面另用脚爐燒熱就炭基，據說是留一「火種」以待來年，其用意無非是綿延不絕，源遠流長的頌禱。人們都盼有一幸福的將來，尤其在一歲之終，更要表示善願善禱，以期新年的佳運，故一切設施，無不含有吉祥的意思。據說在年終的一日，是老鼠成親的日子，在床下特置了二三酒杯，內貯菜與飯少許，以供老鼠做親之用。我們平日對於鼠類深惡痛絕，設了鐵絲籠的陷阱，蓄了狸奴示威，如有捕獲，務必置之死地以為快，獨在除夕一天，特別優待這個跳樑小丑，供以酒食，使他完成姻緣匹配。前後舉止，固然矛盾，亦足見除夕的令人珍視，寬容了一向被人厭惡的動物。

孩子們在除夕深宵竟與奮得忘了睡眠，買了各式花炮燃放，在烏黑的大空中，時見點點火星，滿月的形狀，散花的形狀，萬竿修篁的形狀，不一而足，名為「九龍取水」的花炮像一棵流星的閃光，駛過長空，沒入遙遠的黑暗之中，孩子們歡喜讚嘆，帶着滿意的疲倦，被母親呼去睡覺。那時長街上有手提燈籠的人緩緩歸去，多半是收賬的攤了滿滿的錢袋回轉店號，而東方漸露曙光，於是一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一只聽到四面八方的鞭炮在交鳴，人們又在歡迎一次新年的來臨了。

歲暮天寒，臘鼓頻催，在舊年將盡的時候，對於來歲的希望，只是能盼生活稍微雍容，世界回復熙攘，便是草此小文時最先也是最末的祝福而已。



珠簾寨攷證

蘭陵

風行一時，此後遂為老生行所占。十餘年前，劉永春尙常演之。近來淨行俱退避三舍，即觀者亦均默認為純粹老生戲矣。

此劇文武兼全，唱做並重，穿插緊湊，搭配得當。如裏子老生之程敬思，武生之周德威，花旦之二皇娘，小生之大大保，連帶馬之老軍，都極端重要。若皆以上選角色當之，誠令人無懈可擊。再加以二皇娘與老軍之插科，老生亦有滑稽詞句與動作，頓令滿座春生。此劇歷久不衰，良有以也。

唱詞內有一賢弟不必笑呵呵，休要惹我我怕老婆，你在沙陀國中問一問，怕老婆的人兒賞一等寶星。其時猶在清季也。民國以來，老譚又改唱「賢弟不必笑洋洋，休笑愚兄我怕娘行，你在沙陀國中問一問你再訪一訪，怕老婆的人兒賞一等嘉禾章。」所謂滑稽性又兼有時間性者。後人於此處亦有任意改換詞句者，實老譚始作俑者也。

按李克用為歷史上有名人物。觀其破滅黃巢，再造唐社，雖跋扈之處甚多，但至死不變其節。較之朱溫王建鞏，實高出萬萬。此劇即採取程敬思頗兵一事，演而成戲，固不必盡合正史。惟內中有與正史相符者，亦有大相逕庭者，爰為考證如下：

登場人物

李克用 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後世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至克用祖父朱邪執宜，始歸唐。居鹽州。其部落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懿宗時，克用父赤心，以從破龐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子孫遂世其姓。克用以滅黃巢之功，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後封晉王，終身奉唐正朔。及其子存勳，滅朱梁後，始稱帝，國號後唐。

未破黃巢之前。而克用扮相，鬚髮皆白。唱詞中屢自稱老，二皇娘亦嘗之曰老，實誤也。戲中坐場詩曰，不該摔死段文楚，唐王一怒貶北番，亦誤。其時唐政衰微，藩鎮跋扈，多不用命。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用法嚴峻，軍士怨怒。克用遂起兵殺文楚而代之，令將士表求救命。朝廷實無如之何，更安敢貶之耶。唱詞有四十五萬滿漢兵句。五代史云，克用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則滿漢係蕃漢之誤也。

程敬思 據五代史應作陳景思，係一宦者，時為代北監軍。黃巢陷長安，景思率沙陀等萬人赴京師。沙陀兵橫悍暴橫，景思不能制。景思乃以詔書召克用將兵勤王，遂破黃巢，重復唐社。此劇之來歷即根據於此。

大皇娘二皇娘 五代史唐家人傳。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次妃曹氏太原人也。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為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太祖厄於梁者屢矣，皆賴劉氏謀畫，得以重振。曹氏有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往往見聽。是二妃皆有才智而知兵機。故戲中云二位皇娘掛帥，發動人馬，與唐滅巢，不盡為無因也。

大太保李嗣源 原名邈佶烈，為克用養子，賜名嗣源。屢立戰功。莊宗滅梁，嗣源之功居多。莊宗忌之，幾不免。及莊宗崩，遂入洛陽即位，是謂明宗。周德威 德威事克用為騎將，並非養子，故不改姓名，不得與於太保列也。當其為騎將時，已在破黃巢之後。故於勤王之前收周德威，亦誤也。德威以勇聞天下，所至有功，佐莊宗滅燕破梁，而竟以戰死。

收威之時，克用與之比箭，唱云，克用心中祝上蒼，過往神靈聽端詳，助我收了這員將，箭射雙雕落戰場。果中雙雕，德威遂以降服。五代史載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雕云。是此事亦有來歷也。

此戲編者，頗能採用史書，雖有錯誤，與戲無傷。觀者作戲看勿作歷史看可也。惟程敬思應改為陳景思，以存其真。况音同字不同，焉知非伶人以訛傳訛而誤改耶。如近今唱全部王寶川，定要寫作王寶劍。况王寶劍本無其人。惟戲中唱句，非作平聲不可。劍字係仄聲，念又拗口，決不能用。故作聰明，愈形其陋，難矣哉。



不可思議的宇宙

胡悲

宇宙之大

宇宙之大，在號稱萬物之靈的笨拙而簡單的人類腦中，也許是很難於想像的吧。讓我們在上海光豐公園的樹上，懸一隻花旗橘子，算是太陽，地球祇是三十呎外的一個針頭大小的東西。在針頭與橘子之間，有兩件小東西，代表地球與太陽間的水星和金星。在地球的外面，有另外五顆太陽系的星球，繞着太陽轉。五顆中最外面的一顆是海王星，海王星像一粒彈丸，離開橘子有一千呎之遠。在海王星的外面呢？最近的星球是南天星座人馬座中的 Alpha Centauri，這是一顆離地球最近的恒星。要是我們要表現其距離的話，我們得盤山越嶺，跋涉冗長的旅途，到甘肅省的敦煌地方，找一株樹再懸一隻橘子。敦煌離開上海，約有一千六百哩左右。

一隻橘子可以擰好多個針頭，所以太陽和地球比較起來，是大得很多的。可是要是拿太陽和獵戶座 (Orion) 肩上的又紅又亮的一等變光星 (Betelgeuse) 比較起來，那真是猶如小巫見大巫了。要是我們要看天文學家所測量過的最大的星球，那麼我們祇要翹首南天，看天蠍宮 (Scorpio) 的中心那顆發着紅色光輝的主星 (Antares)。假使我們能够把這顆星球，放在太陽系的中央來代替

太陽，而其他的星球都繞平時的軌道轉的話，那麼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都將在這天蠍宮的主星裏頭轉，在火星的軌道以外，還可以有六千萬哩的空隙留出來。事實上這些星球即使在天蠍宮中的主星裏轉，也不至於遭遇甚麼重大的阻礙，因為這顆主星本身的濃度，是比近乎真空的管子的內部還要稀薄的。

那麼這個天空的巨漢，離開地球有多遠呢？在一分鐘中，光可以繞地球七週多；從太陽到地球，一顆步槍子彈要六年才能射到，可是光祇要九分鐘就可以到了。光走一年的距離，叫做一個光年；天蠍宮中主星與地球的距離，約為地球至太陽距離的六萬三千倍，約為九千三百萬哩，也就是三百六十光年。

這種距離，已經可以說是遠到極點了。可是要是我們看看下文中的螺旋狀星雲，那麼其距離之遠與宇宙規模的宏大，真是不堪設想的了。

永久之夜

你想想過嗎？假使有這麼一天，太陽忽然熄滅，世界將成個甚麼樣子？這時地球將立即陷入於永久之夜，祇看見遠處的星星，在天際閃爍着。月亮仍將繼續陪地球繞圈子，但是已經看不見了，因為平常月亮發光，完全是靠太陽的反射。

濃烈的陽光既已消失，我們的大氣很快地就冷下去了。浮在空氣中的水分，將以雨點的形狀降落，而且因為寒冷，很快就變成雪。河流將洪水泛溢，接着就乾涸起來。整個海洋將凍成了冰，甚至比空氣中氣體的凝縮還要早。

沒有幾天，植物就不能繼續生存了。接着動物也就一種種死掉。人類因為有儲積的物品和人工熱氣，所以可以生存得長久一點。可是這些儲積的東西很快就用完了。最多一個月，地球上的生物就必全部消滅。世界的歡樂與痛苦，都將歸於烏有了。

要解決使人類寢食不安的種種難題，也許這是一種最好的辦法。在地球上的問題這樣解決了以後，星河中其他的星球，仍將繼續默默地走它們走不完的路，好像沒有發生過甚麼事情一樣。

不久，地面上的氣溫將降近絕對零度（約為攝氏表零下二七四度）。這時候人類絕滅已久。沒有人可以欣賞這大變動中美妙的景色了：海洋變成石頭，有炭酸雪的冰川，下面有空氣中氧和氣的液體小瀑布在流着。

生命與力的根源

從這種想像與預測中，我們可以知道太陽的確是世界上最生命之父與保護者。人類不過是渺小的傀儡，其一舉一動，都受陽光的金線所指揮與牽動。

上面所描寫的災難，在很久的將來，是有實現的可能。這叫我們想起，世界上一切力的根源，像瀑布，風，植物，五穀，依五穀生活的動

物，和煤，都是從太陽來的。可是每天照臨人間的陽光，不知有多少是浪費了的！

假如有一層一百三十呎厚的冰，包圍着整個地球，那麼太陽光的熱力，在一年中就可把它融化掉。換句話說，太陽發出了二萬萬六千五百萬馬力的熱力。我們的工程師，祇要把幾千馬力傳送到幾百哩外，就希望人家讚不絕口了。可是太陽不必用電線，却把幾萬萬匹的馬力，傳送到九千三百萬哩之遠！

祇要我們能利用太陽熱力的千分之一，人類企業的需要，就可以滿足了，所有的衣食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所以怎樣去利用太陽的熱力，實在是今日科學家的當務之急。

地球所得到太陽發射的熱力，還不到全部的二百萬分之一。幾個世紀以來，太陽一直在發射着熱力，爲甚麼它的熱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似乎毫末減少呢？

太陽本身的逐漸收縮，是一部份的原因。據大物理學家哈姆霍茲 (Helmholtz) 的意見，以爲由於中心吸力的關係，物質逐漸向中心陷入，就自動發出熱力。太陽的直徑是八十六萬哩，爲維持其放射的熱力起見，每年祇要收縮五百呎就夠了，這等於其全部的一千萬分之一強。太陽以這樣的速度收縮下去，差不多要三萬年，其直徑所縮短的程度，才能由世界上最精密的儀器中觀察出來。據天文學上的測算，要到從六百萬至八百萬年以後，太陽才會因爲濃度太密，不能收縮，無法繼續供給熱力。

太陽裏有鐳錠

可是自從鐳錠發現以後，世人對於太陽發熱的期限，又有一種新的看法了。鐳錠會自動地繼續發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鐳錠一公分在一小時中所發出的熱力，足使一公分的水從冰點升到沸點。在太陽裏面，無疑地有大量的鐳錠存在着。我們從分光鏡裏，可以看出太陽週圍的大氣中，有大量的氫，而氫就是鐳錠放射熱力時的一種產物。在太陽裏，祇要一噸中有鐳錠兩公分，就足以繼續不斷地補充其發射熱力的損失。太陽中所含的有輻射能的金屬，其數量究有多少，目下我們還沒有得到準確的數字。可是自從鐳錠的輻射作用發現出來，我們知道太陽發熱的壽命，比從前所統計的年限，一定會增加不少的。

另外還有一種大胆的新理論，也是很有可能的。太陽的中心，有大量的壓力，約等於二千萬氣壓，這巨大的壓力，與從太陽表面跌入的較輕的原質發生作用，就可以無限制地源源不絕地出有輻射能的物體來。因此，太陽的熱力也就可以作無限制的供給。

地球的火葬

這樣看來，將來人類的消滅，也許不是爲了寒冷，而是爲了熱力太強的緣故了。動物在零度上二百五十度就不能生存了。據科學家龐卡利 (Henri Poincare) 說，有許多原因，尤其是星球間傳導體的阻力，足使星球的運行加速，最後跌進太陽中去。這是在許多世紀以後，才會發生的事情。從前的人，以爲最後的結果，是太陽消滅。可是鐳錠的理論，不但使太陽消滅的期限延長

了，而且反而產生了相反的預測，因此，據最新的理論看來，使地球上的生物消滅的，不是寒冷，而是熱力。人類以及地球上的一切，在很遠的將來，有一天，將與地球一同投入龐大的太陽的熔爐中，跟投身火焰的飛蛾一樣，奔身火中。

照現在太陽消耗熱力的速度計算起來，地球投入太陽中，可以使太陽放射熱力的日期，延長九十五年又十九天。這可說是地球對宇宙一個值得注意的大貢獻了。

人類究竟要因寒冷或熱力而消滅，科學界在目前還不敢十分確定。可是有一點科學家是敢斷言的，就是人類在地球上，至少還有幾十萬世紀可以生存。

幾十萬世紀是很長很長的時間，可以創造許多驚人偉大的事蹟，同樣也可以幹出許多糟糕愚笨的事。這完全要看我們這些所謂萬物之靈的人類，怎樣去利用它了。

龐大的銀河

整個說起來，銀河是一團螺旋狀的星雲，其厚度不及其最長處的一半。其最長處的距離，達三萬光年。光從月亮到地球，祇要一秒鐘就傳到，從太陽到地球是九分鐘，從最近的星球到地球是四年，可是要從銀河的一端，傳達到另外一端，則需要三百世紀。所以銀河規模的宏大，是前人所未想像到的。

螺旋狀的星雲，是天上那些水氣似的小點，在天空許多部份的照片上，都可以看出來。這些星雲是由兩個螺旋狀的星團滾在一起的，好像是

圖中的銀色小蝸牛一樣。

在過去幾年中，天文學家發現了大量的螺旋狀星雲，宇宙中數量最多的物體，除了星球本身以外，恐怕要算是螺旋狀星雲了。據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李克天文台的寇蒂斯君報告，現代儀器所能看到的螺旋狀星雲，約有一百萬個之多。

螺旋狀星雲

這些螺旋狀的星雲，究竟是甚麼東西呢？原來螺旋狀星雲像銀河一樣，也是自成一個系統的星球羣，每一個螺旋狀星雲，是由幾十萬萬顆星球所組成的。這些星雲的距離，多數超過一百萬「視差秒」(每「視差秒」約等於三又四分之一光年。)

有些我們在望遠鏡中所能窺見的螺旋狀星雲，其光線約需自八百萬至一千萬年，才能傳達到地球上。這些數目字和愛因斯坦所想像的有限的宇宙曲率半徑的距離(一萬萬五千萬光年，)可說是互相符合的。

總而言之，每秒鐘行十八萬六千哩的光，從有些螺旋狀星雲傳到地球上來，需要幾百萬年。光要從那些遙遠的宇宙傳到我們這裏來，需要幾千幾萬世紀。

由今日的天文學看來，宇宙似乎是由一百萬個像銀河一樣大的星系所組成的，中間隔着空無一物的空間海洋，即使是光，也需要幾千世紀才能通過。這樣看來，宇宙的偉大不是很驚人的嗎？將來科學愈進步，觀測天文的儀器愈精細複雜，我們一定可以發現宇宙是更不可思議的。

詩三首

林洞省

鏡十終日跌坐案頭供黃菊一盆價值兼金

羣英謝後羨孤芳。風骨凌秋傲肅霜。跌坐定增知己感。耐寒恰稱老人腸。修來晚節繁華淡。陪得閒情意味長。莫謂兼金身價貴。人間最貴是清香。

落葉

極目寒山樹色荒。秋風門巷五更霜。飄零石徑封樵牧。蕭瑟南關走鹿羣。舞日空枝憐瘦影。隨風殘片帶昏黃。階前浪藉無人問。誰記炎窗借蔭長。

公園晚秋

良園秋老客來稀。三徑苔痕幾縷微。殘葉舞風如有脚。疎林曝日半無衣。簷間亂網知蟲蟄。樹杪空巢待鳥歸。寂靜我貪秋後景。徘徊獨自趁晨暉。

利民銀行

上海市銀行公會會員

總行
分行

本行收足資金一千萬元，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營儲蓄信託，所有蘇浙皖各要埠，均可通匯，近更舉辦嘉寶太湖平湖五縣農村貸款，簡章備索。

上海南京路三五三號總經理室電話九七二三五
營業室電話九四九〇八
蘇州分行觀前街電話五二五；常州分行大廟弄
電話六六五；本埠分行愛多亞路七二六號電話
九五五二〇

凡存款在五元以上者
贈送精美袖珍票夾一只



酒——這唯一的安慰！

倘若可行，叫這苦杯離開我罷！——馬太

心佛

以酒爲題的文章太多了。

然而酒却是我的唯一知己，我要不寫它，似乎沒有什麼可寫的了；也更沒有什麼值得可喜的！

姑且不論「一醉解愁」的話有幾分真確性，因爲另有一般人却說：「酒不解真愁」，弄得普通的人，似信不信，「酒這東西，到底真的能不能解愁？」然而下面這段事實却是千真萬確的。

還是二十年前吧，其時我還是個冒失而又多慮的青少年。這一天正碰着一個最愁悶的寒冬，好像也是在冬至後一二星期之間，將近黃昏的時候，正在提心吊膽懸揣着一件「閒事」的問題，生恐這件事被人打聽出來是我鬧的玄虛，那，不但得罪了朋友，並且還把一件很美的事情，也許可能成功的，因這一鬧，反而弄巧成拙。

「老靜？」朋友中一位最靈敏的「義勇」情報員來了。

「爲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我正担着心思，給他這一吆喝，又是那們響亮的正官調門嗓子，又粗又高，砰的轟炸到耳鼓上來，還能不大吃一驚？

「怎麼樣？」疑心他帶了那件事的消息來了，也沒顧到他是爲什麼來的，就這麼冒冒失失的問了。

「什麼怎麼樣？」

「哦，對不起。」這才想起他吃了自己的飯，並沒有專門探聽消息的義務。

「沒關係，」他大約也誤會了我的意思，反而安慰着，「老靜，你看這天，也許今晚就要下雪，要是有興的話，我們去開它三杯，擋擋寒氣，你看怎麼樣？」

愛酒的朋友，哪怕臨到要挨刀，聽說吃酒，好像浪漫詩人的話，「管

他娘」，吃醉了再說話。

「哦！」三杯之後，腦壳裏好像微微有點「充血」現象，他似乎想起了什麼似的。

「什麼？」我懷着鬼胎的問。

「沒有什麼，還不是老萬那件事。」

「那正是我提心吊胆的事。」

「怎麼樣？」我裝出很不關心的態度。因爲你要是顯出急於打聽的樣子，他就有那們缺德，一連得費上五六個關子，等你急得快吐血，他才肯把真消息告訴你。

「怎麼樣？」他把我的話重複了一遍，好像我狠狠地侮辱了他神聖的天職似的，消息在他嘴裏，急得關不住了：「你別裝沒事人，老萬正恨你多事，要玩什麼……什麼苦肉計！老萬的情書，固然叫美貞（老萬的目的物）的老頭子抓住了，老頭子正說老萬的文才好，將來有起發，挺贊成美貞有眼力，誰叫你自命諸葛軍師，什麼未雨綢繆，叫美貞在她媽面前獻什麼苦肉計，這一來，老頭子倒疑心美貞別有意中人，只好把老萬乾攔起來。你！這狗頭軍師……美貞的哥哥也怪你一頭的炮咧……」

「這算得了一回什麼事……我自自有道理！」

其實，那裏有什麼道理？唯一的道理，也祇是儘量灌上幾杯。

要是沒有酒，這一晚至少也得通宵失眠。無論如何，也得動動腦筋，把人家的好事，彌縫起來。每頓多吃了幾杯，一上床就過去了；直到第二天陽光晒到眼睛皮上才醒。

「老靜哪！」又是那正官嗓子來了。「還不快起來？瞧，老萬馬上要來了！」

「怎麼樣？」雖是叫他重把心事挑了起來，我還是沈住氣，故意淡淡

地，好聽他的下文。

「怎麼樣？」他又受了侮辱似的，「虧得美貞的老哥，裏應外合，打了一個圓場，老頭子竟答應了老萬的親事，還說準定送他們一對上外國念書。深造哪！這熱熱的消息，不是我，你一時真聽不見咧。」他很自負消息靈通的意思。

酒，不管它是否能解真愁，這一次省去了我一夜失眠，總是真的。

又一次，在朋友家中，碰見了一位某某大老的乾兒子。「好好的清白的身體，爲什麼做××的乾兒子？」我二人之間，本來有些意氣不投，但見了面却是客氣得很。不說罵，連冷嘲熱諷的話都不好意思說出口。

又是酒。這回吃的是白蘭地攪花雕，還加上了些口利沙，做香料，頭幾杯倒也太平無事，那裏知道攪酒最利害不過，覺得還不算盡量，有數的幾杯，却不知怎樣鬧吐了，吐過又喝，喝完之後，人事不知，一覺天明；只有嘴裏無味，心裏却極痛快。痛快之餘，聽得隔夜在座的某君，很誠懇的見告，說我酒後亂性，把好友的上賓罵得狗血淋頭。這位上賓正是那位要人的乾兒子，在政界頗頗炙手可熱，雖然是個不大不小的東西。

我想酒一蓋臉，不敢，或不好意思得罪的人，居然敢於得罪，這不能不歸功於酒。

視酒如命，或嗜酒如命，我想在古人中沒有比較劉伶還有趣味的。他以戒酒爲辭，騙了他太太一頓好酒吃的故事，大概都能記得。恍惚記得儒林外史也有一段騙酒吃的故事，被騙的人上了當，還連聲讚嘆「騙得好」。我想你要不是所騙的不是酒，恐怕尊照就有刊登日報「豆腐干」廣告的可能，對不對？

紅樓夢裏，寶玉的生辰，主人連丫頭鬧了一大疊酒，那位婢學夫人的襲人，一直沉住氣，像煞有介事的滿有身份，這天晚上也唱了一個。第二天醒來，說起夜來的情形，襲人羞的握住臉直笑。這是多麼有意義的一回事。那怕你平日裝得很穩重，醉了，不免就要原身出現。這裏可以證明，酒，雖不像君子那麼隱惡而揚善，但也不願學小人那似隱善而揚惡，只是叫你拿出勇氣來，照著你的個性做人。你能說酒是個壞東西嗎？

我想大禹第一次嗜了酒之後，他說將來必有因酒而失天下者的這句話

，並不十分可靠。許多大酒量的皇帝，終日貪杯，並沒有幾個把天下丟了的。雖有幾個丟了天下，那必是有許多原因，這麼看來，我們似乎不能把壞名譽，一齊堆在酒的身上。並且我還有一個反證。

記得從前有一位朋友，雖在我們一羣裏混着，因爲太拘謹，大家總覺得他是個沒出息的東西，對他都有些愛理不理的態度。這件事，他未嘗不覺得，也未不暗暗地心下難過。

有一天，我們羣裏忽然有一位漂亮女性光臨了。這位女性雖說漂亮，然而却並不十分那麼女性化，相反的，却是一位男性的女性，一舉一動，顯得十分潑辣，說就說，笑就笑，唱就唱，鬧就鬧。平日我們羣裏的幾位不平凡的角色，總算會吵會鬧，有時吵鬧的惡作劇起來，連天花板都有些震動。然而這一次這一位女性光臨，不知怎樣都安靜了下來，規規矩矩的。我想大約是碰見了剋星，都給人家制服住了。金木水火土一物剋一物。奇事就在這時候發生了。平日拘謹的那位朋友，這時候猛不防地跑了出來，挑戰式的要求那位男性化的女性對唱一段「汾河灣」。唱戲本來沒個道理，戲裏夫妻，誰去認真？可是這位拘謹朋友驀然在一位陌生女性面前一開口，我們不由得大吃一驚。「我來給你配一段汾河灣」，這「配」字用得有些惡性的成分，一聽之下，更叫人驚上加驚。

「行，」那位女性很漂亮的答應了，「可是我只會唱鬚子！」她撈起一雙又大又圓的眼珠。

這件事一定鬧僵了。我們大家都這麼想，因爲這位拘謹朋友從來沒聽見上過弦子，叫他唱什麼？

「好！……我就來青衣……」拘謹朋友一反平日的行爲，並且口齒也意外的俏皮了。「我們這成了正式的反串了！」這話簡直惡性得有些欺負人。

戲雖說只唱了幾句對口，然而總算唱了；並且兩個人鬧成了一個半斤一個八兩；因爲那位男性化的小姐唱的並不高明，（因她本來只會唱青衣。）我覺得拘謹朋友做的這件事，透着大奇怪，忍不住跑到他面前去仔細端詳一下，要探出一個所以然來，那知還未開口，鼻子早得着消息了，因爲他噴出的，一陣陣都是酒精味兒。

然而從此他竟玩出來了，大家給他上了一個「酒精英雄」的尊號。酒，確實能够壯你幾分胆量。記得從前在交通（該時尙稱南洋公學）球隊裏，一到了同生死冤家的聖約翰，疆場拚命的時候，心下老是有些怯場，我們的內衛大將了人現，却有辦法；臨時上場，總要先喝一杯白蘭地。朋友，你要是遇見這一類的事件，需要胆量的時候，不妨也試試這張「丹方」。

可是有的人，天生「一點酒不嗜」，這似乎毫無辦法。然而不然。我就有這麼幾位沒出齡的朋友，你要他或她吃一滴酒，簡直比叫他們吃蠶麻油還難過。可是我却有一點小小經驗。你要是碰見這一類朋友，他們雖說「酒不嗜」，然而「聞」總是可以的。信不信由你，不能嗜酒的人，僅僅只須「聞」，也有吃酒同樣的效果。

就有這麼一位太太，看見人家能喝酒，她羨慕極了，可是自己不能吃。我，本諸經驗，給她上了這麼一個條陳，經她採納實驗之下，端起杯子來一聞，居然也能紅臉，也能大說大笑，並且還能醉醇醇地，就同真的喝了酒一樣。

你做過黑良心的事沒有？要是想做而又畏首畏尾的話，我倒是勸你臨時先喝點酒，可是祇能喝到七八成。這並不是勸你為非作歹，你且照我的話試試。這祇是一種測驗。反正你要是一個壞蛋，縱然不喝酒，這黑良心的勾當，終究要幹一下的；反之，你要是還有幾分天良的話，這酒一下肚，必有一種奇怪的現象——也許你會大哭而特哭。至於哭的什麼，為什麼哭，你自己心下有數。

醉了之後，各人有各人的現象，各人在不同的環境下，也有不同的現象。

記得有一次我喝了九成，有些不能自主了，然而還裝着「不在乎」的神氣，同朋友鬧到新大華舞場裏去（戰前），因為素來不跳舞，又穿了一雙來路新皮鞋，一進場門，好像不會溜冰的人一樣，一伸脚就直直地躺下了。朋友們拉我站起來，我發脾氣似的拒絕了；因為那時候雖然我躺在地板上，我覺得怪舒服，同時並還不肯承認是躺着的。還有一位朋友吃醉了之後，主人拿汽車送他回府，他拒絕坐到車子裏面去，只在外面腳踏板上坐着，一隻手攀住車門。經過多少說辭，他堅執

的不肯。問他什麼道理；他說他祇配坐二等車。

我國人和外國人吃酒的方式大不相同。我國人要是不能喝酒，祇是一小口一小口的抿着啞着。外國人，只要一端杯子，多半先放近鼻端一聞，然後一仰脖子，咕嚕一聲，一口一杯。

這一口一杯的吃法，看去似乎有些野蠻，其實據說也有些道理；因為一點一點的抿着，未免把酒的能力淡化了，而且是慢慢地發出性來，大大不及猛地一口，就像平地青雲一樣，立刻之間，就可飄飄蕩蕩，浮在半天空裏，那是很能表現酒的權威的。

所以羅宋黨字朋友，弄了幾個錢吃酒，老是狠命的一口灌下。

在從前舊居的弄外，一條小街上，有這們一間店面的小酒店。每天下午，約莫四五點鐘的時候，你要是有耐心的話，等在酒店門口，必定有這們一位羅宋黨字朋友，迤迤而來。走到酒店門口，十個銅子向櫃上一放，酒店老板，就會給他大半香煙罐的化學白乾。羅宋朋友接過手，並不立刻張口。他有一個三部曲的儀式：一，將香煙罐握在手中劃圓圈式的蕩蕩下，好像鐘中的東西太燙，必得蕩冷一點似的；二，將罐子舉得鼻尖連嗅幾嗅，也許在舉行這第二步手續中，他正回憶到從前在華麗的府第中，或沙皇的皇宮中，舉杯慶祝的情景哩。第三步，那就是一仰脖子，一口氣，咕咚兩下，就將罐中的東西一飲而盡；真可說是吃的海乾河涸，不留餘滴。

可是事情並未就此完畢。他在一飲而盡之後，先是很輕的將香煙罐向櫃上一放，好像那煙罐是精細玻璃做的，生恐重手重脚的敲破了似的。放下香煙罐頭之後，必是雙手向櫃上一撐，好像全身重量都放在兩隻手膀上，一樣，頭也漸次的低垂到胸臆上。我每次看到這裏，老是會想到「賣馬」一段戲，秦瓊在店主東面前受擠的那種情形；真是一英雄無錢處處難。不過我想他在那裏的時候，也許是在淪落以來的生活中，最快樂的一剎那，也許是最痛苦的一頓。無論如何，或是快感，或是傷感，這一剎那間，一定是有一種最高峯的感情衝動的。這僅僅是一剎那。這種舉動之後，他還很有禮貌的向酒店的店主東一鞠躬。然後回身便走，踉踉蹌蹌的。

但每次一回身，走了不到兩步，就會碰到店面前的一根電燈木杆，擋住他的去路。他必是揚起頭來一看，隨即一隻手搭在電木杆上，繞着電杆兜起圈子來。

我這正是那十個銅子的酒給他的一種安慰！因為這時候，無論生理上或心靈上，他是已經回到了兒時的游戲狀態中了。

真的，酒，這唯一的安慰，一片忠實誠懇，熱情的安慰，我希望它終身能伴着我才好哩！



均稱美的韻律

姜立

每天乘電車經過卡德路愛文義路轉角的地方，對過壁上的一幅「雙美人香粉」的廣告字，總惹動我的一視。這幾個字描得是那樣的美麗，半紅半黃，像初熟的蘋果。它爲甚麼這樣美觀？結果我發現「雙美人」三字都是均稱的。若是把它們從中間劈成兩半，各半完全相等。加以用藝術體描出，更是整齊端正，美奪人目。我會仔細審量一番這個「美」字，更覺察其中的美點。它極像一個妙齡少女，梳着兩個團圓的髮髻，端正的曲膝盤坐，姿態不偏不依，合於均稱美的韻律。

造物主的妙手，把宇宙間美麗的東西都造得均稱稱。認爲「萬物之靈」的我們的身體，不是最均稱的代表嗎？兩手兩足，雙目雙耳，從頭頂到腳跟，左右完全相等。難怪我們向萬物自傲！

助人之美的服裝，也合「均稱美」的條件。西服的下裳是兩腿挺直，上衣左右相同，甚至衣袋的數目和地位，也幾乎相等。有一種西服，當中釘着一行無用的鈕扣，專爲裝飾均稱而設。稍舊式的大衣也是這樣。論到中裝，雖然不能與西服媲美，但也不落人後。夏日的短衫，中間一排鈕扣，把全身分成兩半，與西服相差幾何？祇有文雅的長衫，倒是一向偏安的。我以爲從美學的觀點來看，大有改革的必要。還是女性的藝術眼光敏感些，已經先男子把旗袍改良了。不是常見時式的女郎，在衣襟上端，鑲出一道彎彎的布條，從右膈直通到左膈，還釘上幾個大大的鈕扣，左右對比，求其「均稱之美」？若有膽壯的男子，鼓着勇氣，將長衫在均稱的條件下，加以修正，定能增加不少的漂亮。

中國家庭中的佈置，是處處呈出均稱。椅子，平行兩邊；花瓶總是一對，字畫常是雙雙；蠟台一對，門是兩扇；明柱左右各一，石獅東西對列；廂房原分東西，廳門分爲上下。這一切均稱的佈置，造成東方特殊的藝術風味。

藝術風味。

漢字的美，不但我們自己誇口，連歐美人士也都欣賞。其中原因之一便是均稱成份極大。作者曾統計過一部小字典（世界書局出版圖解國音學生小字典，張宗麟編），一千八百二十九字中，如燕、霖、闈、賈、朋、禽、罪等十分均稱的字，有五百七十二個之多。佔全數百分之三十。幾乎每三個字有一個字形是均稱的。若是將辦、銜等粗看也算均稱的字包括在內，要超過半數以上。難怪漢字如此惹人愛好。在中國文章中，偶有美句，字字都是均稱。例如「暮春三月，一霓裳一曲，一萬里無雲，一曲曲闌干」就是。中國美文，常是瞥見字形，即覺其美，原因也許在此。若果有人完全用均稱的漢字，作美文一篇，字形的美，和內容的美合奏，必得一篇無上的佳作。

中國文學中的詩文，多講均稱。偶句如司馬遷報任安書：「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意思相對；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形式相對。在全部修辭學中，對稱的詞句，佔着極重要的一章。

漢字的均稱既如上所述。外國文字如何？在英文的二十六個字母之中，ABCDEFGHIJKLMNOSTUVWXYZ等十九個是均稱的。所以用正楷英文字母所寫的招牌和廣告，極其美觀。

幾個著名團體所用的符號標誌和商店的商標，大都合於均稱的原則。紅十字會的十字，基督教的十字架，青年會的三角形，紅萬字會的卍字；商標中如拜耳藥房的BAYER十字，宮田牌腳踏車的「M」字，新亞藥廠的「亞」字，三星牙膏的三顆紅星，都是最好的代表。

世界名畫中，蕭菲小姐(Celia Puffer)會考查第一流歐美畫家的作品一

千張，大都是極其均稱。彌勒的「夾道樹」是最好的代表。蒲菲小姐又說：設若畫面的佈局不甚均稱，必有淺濃的筆法和顏色，使畫景不偏不依。

論到均稱之美，最有趣的例證，若如女孩子的小辮子。數年前，年輕的女子都是拖着一條豬尾，巴似的辮子。人人都嫌其醜陋粗俗。近來女孩子把髮辮一分爲二，無不垂於背後，或搭在肩上，都覺得又雅觀又俊美了。

均稱不但在形式上是美的要素，在心理上也是人生美滿的要素。一個人在心理上失了平衡，便不能適應環境，成爲癡態，甚至瘋狂。所以心理的平衡是非同尋常重要的。

在日，常心理中最可注意的莫如自尊 (Superiority) 和自卑 (Inferiority) 的平衡。美國心理學者艾德勒 (Adler) 認爲「自卑的心理和高自的努力，是一件普遍的事，是支配人類的兩大條件。」

自尊之心，人皆有之。誰願接受別人的命令？但是，人人都願發號施令，支配別人！誰願承認自己的失敗？但是，人人都願誇耀自己的成功！誰願寂寞一世，無聲無息？人人都願震動環球，不能「流芳百世」，寧願「遺臭萬年」。誰願做個平凡的人？都想飛黃騰達，有財有勢！誰願受人斥責，被人辱罵？人都願受人稱讚，得人欽佩——寧爲名譽而死，不願名譽受誣。「三代以下，無不好名」的心理，正表現着人人都願自尊。

自尊之外，自卑之心，人亦有之。所以人們喜歡模仿，崇拜英雄，甘居能者的下風，做順良的鴿子。

人之常情，願意求自己自尊的表現，看別人自卑的行爲。所以出風頭，欺人誇口，批評，反叛的事，在日常生活中隨時可見。但是，自尊表現過強的人，難有適應的生活。你要駕馭妻子，妻子豈是奴隸？你願支配朋友，朋友豈能絕對自卑？你要使喚弟兄，弟兄並不示弱。因此到處荆棘，四面楚歌，弄得人生無趣。

過於自卑的人，也是可憐。甘心做人牛馬，受屈不開口，受辱不臉紅，指鹿爲馬，人云亦云，如此不但自己吃苦，亦必受別人的輕視。這種人實際上是無用的，不圖前進，在景仰羨慕，不相信自己中過日子。

完美的人生，是求自尊自卑的均稱。我們渴望表現自己，莫忘別人也是如此；我們願意駕乎朋友頭上，朋友豈是兩樣？所以人與人的關係，最妙是自尊與自卑各佔一半。在某些事上儘可表現自己，在某些事上必須甘居下風，向人請教。這樣，別人不敢輕視，也不加憎惡，在均衡的狀態之下可以彼此佩服，互相尊敬。各人有了均稱的心理，則家庭中將減少無限的風波，朋友間有美滿的友情，同事們有美滿的工作。在人類中將減少無限的風波！

資本總額中儲券一千萬元
辦理一切銀行·儲蓄·信託業務

中國裕商儲蓄銀行

行址：上海仁記路八十一號
電話：一三〇〇二一三

全身健康檢查 × 光防癆檢查

節省醫藥健持康健
每人每年應即施行

：梅毒血清化驗：

靜安寺路九九六號美琪大廈
中國保健公司

電話三二〇五七

虹橋飛路九九〇號

虹橋療養院

電話七六三二八

每日同時舉行

生活
特寫

教書匠改行記

秋 蚤

——做單幫客，開烟紙店——

我們是一羣教書匠，曾受本邑師範教育的栽培，六年前都服務於桑梓教育界，忠誠勤奮，有過燦爛光輝的成績。當時月入卅餘元，却都安之若素，生活像一泓止水，優游自在。念六年事變一起，烽火遍地，大家流離失所，歷盡顛沛之苦。翌年戰事西移，相繼返家收拾殘破，劫後餘生，自相慶幸，原可打疊精神，重作馮婦，為地方服務，奈其時烽火瀰漫，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地方政府尚未確立，治安堪虞，遑論教育之設施；且各學校校舍破壞，物具蕩然，一時無法規復。

方此時也，南市盡化瓦礫，物資缺乏，舟車未通，販夫走卒，充斥於途，且因物價低賤，稅捐未徵，轉輾販運，獲利頗易。我們就擠身其間，奔波於松滬道上，或肩荷步行數十里，或雇舟以代步，餐風飲露，手足胼胝，比教書生活艱苦；且常有匪徒搶劫於途，或警察攔截需索，故行必數人，並且購探前導，以防不測，此猶如探險家搜索險峻深谷，神魂緊迫，但有時在夜裏行進，雖身負累累，祇要皓月當空，雲淡風輕，就興趣百倍，如步詩境，疲勞頓消了！這樣走了數月，除了生活開支以外，倒都有些積蓄，且比以前用心力所換來的代價較豐，而生活自由，甘苦相乘，教書的念頭，就雲消煙散了。

天 下 午 月 刊 第 六 期

秋 蚤：教書匠改行記

迨治安稍靖，南市逐漸從瓦礫中重建起來，我們一羣，也躍躍欲試，苦於幼時未踏巖壑，全本外行，經驗毫無，無從下手。做販子又因稅卡林立，名目龐雜，需索浩繁，掙錢不像以前那樣容易了。大家愁眉緊鎖，想不出一個繼續營生的辦法。那時雖有學校設立，但待遇菲薄，時常短欠，當然誰都不願，祇得在無辦法中，擇易而試。這時許多生意中，烟紙店比較便於擺布，就是外行，也能應付，況且人家已開張的很多，也不是內行的，於是大家一致贊同，湊集資金，擇日開張了。從此生活就轉變了方向，過度那店員生活了。

微天之幸，其時松地距滬較近，除火車外，且有水路轉輾可通，水陸運輸慢慢發達起來，且貨物搬運，未如現在那樣統制甚嚴，杭嘉一帶的客商，捨遠就近，相繼到松江來採辦各貨，一時松江各業，生意鼎盛，成爲上海與內地的轉口地；尤以捲烟肥皂，各地消費，全仰滬地供給，走銷更見活躍，因此我們營業範圍，也大形擴展，肥皂火柴煤油棉紗，專門做五洋雜貨的內銷，搖身一變，竟成爲五洋的市儈了。每日門庭若市，應接不暇，并且各物都瘋狂高昂，漫無止境，朝進夕漲，獲利易如反掌，大家精神興奮，趣味盎

然，不作他想了。

那時一日生活，不是在打聽市情，就是在應酬顧客，久而生意經絡，略有所得，在不知底細的生人看來，視我們如此手段靈活，應酬周到，不瘟不火，真是商界能手。那裏知道，我們都是執教鞭，吞粉筆灰，坐冷板凳，弄鼻涕的窮教員呢！這時教育原理，教育心理，變成了大英牌，老刀牌；訓育概論，測驗統計，變爲鷹牌皂，船牌燭；教學法竟用以為天花亂墜的權謀術數之道。從前所學所做的，不是還給先生，就是置諸腦後了。我相信其時如有人拿壹千元月薪相餌，請我們去擔任一個分鐘很少的跑鐘頭教員，大家都會婉言拒絕的。別個同道，看見我們如此生活，一定側目相視，咄咄稱羨，背後說不定在竊竊私議，說我們發了洋財，做了投機家了。在自己也不知不覺中，出口商情，閉口市面，爬進，吐出，拋盤，期貨，何物堅昂，何物挺秀，儼儼然爲個中老手了。不會感到儉俗，不會感到羞恥，滿以爲商界後起之秀，傲視闊步，態度也改換了。說不定要拿現在的教員，目爲寒酸，不屑一顧呢！

豈知晴天起了霹靂，一池靜水，投下一塊巨石，頃刻起了波瀾，政府嚴峻抑止物價上漲，頒布物資搬運辦法，雷厲風行，各地都受了影響；並且蘇浙各地，設立封鎖綫，嚴格管理物資搬運，以致貨物出入，大受限制，商人雖想盡種種方法，偷天換日，陽奉陰違，可是究竟受了束縛。來源雖有，去銷呆滯了。尤其是轉口商，大受打擊，存貨充斥，周轉不靈，（下接二十二頁）



冬寒料峭憶閩南

季英

閩南，人間的伊甸園

這幾天，冬寒料峭；清晨，薄暮，寒流在馬路上，公園里，跑馬廳……兜着圈子，襲擊着路人。馬路上的薄三也失却了半個月前向行人振臂狂呼的豪態，在黃昏裏，抖索着，蜷曲着身軀在暗弄堂裏摸索着一個可以避風的角落。

我害怕冬天，害怕那死沉沉一片蒼白的冬天的曠野，害怕那蝕人骨肉的奇寒，每年我在一種恐怖的時候裏迎接冬天。我曾在閩南住過兩年，也只在這兩年裏，我愉快地度了冬天。如今想起閩南，不禁神往。

「閩南沒有冬天」，這是說閩南氣候溫和，閩南的冬天，只不過江浙的深秋而已，閩南永遠沒有下過雪，霜也難得見，譬如我在閩南兩年，就沒有看見過像江浙那樣一片白皚皚的重霜，早上起來，籬笆上，田野上撒着一層薄霜，太陽出來了，霜立刻化成蒸汽，大地依然是那樣的和暖。

也許就是氣候的適宜於植物的生長，使閩南成爲一個「水菓之國」，這裏的所謂閩南，是指廣東，福建的交界處漳州，以至福州這沿海一綫而言。我常常同朋友們講起閩南時候的生活情景，說到在閩南的吃水菓，使他們聽得出神，尤其是一些好吃的女朋友，真有點「垂涎欲滴」的樣兒。漳州的柚子，大香蕉，泉州惠安的柿子，興化的桂圓，荔子，甘蔗，福州的橘子，柑子……，還有很多的水菓，我至今還攪不清它的名字，五角星形的，又不是柿子，又不是蕃茄的水菓，比葡萄大一點一串一串的……

閩南不單是「水菓之國」，也是「海產之國」，因爲它傍着海，在沿海一帶，海水養育了幾百萬的漁民。我的故鄉是紹興，紹興的水產也是相

當多的，可是跑到閩南的一些魚市場裏去走一遭，我這紹興人的水產常識是感到大大地不够用了，一些怪模怪樣的魚，一些既不是魚，也不像蝦的東西，那些高大的黝黑的漁民，他們都會操着一口難懂的閩南土腔，點着那些魚類，給你上一堂豐富的常識課的。

走過泉州的洛陽橋——那是一座歷史上有名的橋，長約三四華里，橋下就是一條通大海的支流，潮漲了，於是海水在橋下奔騰着，捲着黑色的濁浪，終夜吼叫不息，潮退了，橋下立刻變成了一塊潮濕的海灘，一些不及隨大隊撤退的魚蝦在上面跳躍着，掙扎着，於是人們都背了竹籃，攏了下去，毫不費力的俘獲了牠們。

「洛陽橋上觀潮」是文人的雅舉之一，可惜我過洛陽橋時，正值炎夏，橋下也變成了人行道，縱目望去，只見海灘上有許多蠕動的怪石，朋友指着這些怪石對我說，泉州有名的蠔就是這裏取來的。初冬時候，我果然吃到了這叫「蠔」的東西，真是價廉物美。那是一種軟體的近乎泥螺一類的東西，但外面沒有硬壳，聽說浙江也有這個東西，可是我從小就沒有吃過，也沒有看見過，南貨店裏有一種「蠔乾」，也許就是這東西。

從泉州到惠安

泉州在戰前是個大碼頭，閩浙沿海的碼頭是有數的：漳州，泉州，福州，溫州，台州，鄞縣。我到泉州時，正是泉州的蕭條時期，因爲南海戰爭發生，使一向依靠僑匯維繫生命的泉州瀕入經濟的絕境，於是沿街舊貨攤，舊貨店林立，因此也使整個市面起了波動，但我還可以找出它昔日的繁華來，泉州的街面，老實講較之台州，溫州，寧波，只有黯淡些！

走上泉州到惠安的路，便開始看到荒涼的景象了。惠安是靠近海邊了

，脚下的土壤也漸漸由黑土而變成了黃沙，風撒野的奔馳着，吼叫着，捲起了一片的黃沙，走着走着，總以為是已走到海的邊頭，可是，一走上高土坡，黃沙路依舊漫長的伸展着。

惠安是一個可憐的縣份，因為是靠近海的緣故，土壤大都是沙，不宜種植穀類，人們只能在那上面播種一些落花生和蕃芋，——他們叫它「地瓜」。惠安人口密度又高，一些有限的穀子是絕不够吃的，於是「地瓜」就成了中下階級平時唯一的食糧，「地瓜縣」這個雅號，也於焉產生。

走進惠安城，就有點走進「窮鄉僻壤」的感覺。閩南房屋的建築帶着很濃的「洋氣」，這也許是鄰近南洋的緣故，在曠野裏舉目四望，只見一幢幢紅色的「洋房」（閩南造屋多用紅磚），點綴在綠蔭叢裏，不愧是一「南國風光」，——我穿過這些紅色的房屋裏走入惠安城了，就在那裏混過幾個月。

這裏我想向我們的女讀者告訴一些閩南女人的生活，老實說，我一直對閩南女人有着好感的，我對她們有一種深摯的愛，我不是愛她們的漂亮，我是愛她們那種在風沙裏長大的毫無拘束的粗魯，我愛她們終日辛勤操作毫無怨艾的精神——，我不是主張女人應該做牛馬，我認爲：只有女人參加勞動，才能達到名實相符的解放。

由於戰亂的關係，閩南沿海的公路完全破壞了，像樣些的大路也都挖得一高一低的，於是交通又回復到了原始時候的狀態，人們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兩條腿，——這裏得注意，閩南不像江浙那樣多河流。於是整個的運輸工作便建築在腿上了，到閩南時，我是爲那漫長的勞動的隊伍驚嘆了，而更令我驚奇的是那些都是女人！

她們哼着，移動着粗壯的腿，一點也不勉強的把一担沉重的貨物輸送到另一個市集。

閩南女人大多不纏足，不但纏足，而且有赤足的習慣，有的女人赤脚穿木屐，有的木屐也沒有，中學裏的女學生也一樣，上身穿着制服，下面露着她的天足，她們的支出簿上是永遠找不到「購高跟鞋一雙」「買絲襪半打」這些字眼的，——這些，並不減了她們的美，相反使她們更嫵媚，健康的膚色伴着發育完整的身材，人家把「南國佳人」這個街頭頭獻給

影星陳雲裳，我不知道他們是用什麼標準來衡量「南國佳人」的！

幾百年來封建禮教的統治，事實上沒有把中國的社會理想化，這裏我着記敘一個惠安女人悲慘的故事：惠安有一種奇怪風俗，一個姑娘嫁到一個男人家裏去的時候，在沒有生小孩子以前是不能住到男家去的。一對新婚的青年夫婦只有趁着黃昏黑夜，偷偷地會面，這真是「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了。她一直不生小孩，也就一直不能和丈夫放在一起，她們由於精神上的悵鬱，（當然還有其他的痛苦）於是便扮演了更悲慘的節目，那就是惠安姑娘們女人們的集體跳海！

在惠安幾月，我就碰着了兩次，這種自殺真是慘到了極點。惠安凡是跳海的女人，死後都把她名字列在「娘娘廟」的牌上，說是從此已列入神仙之羣，於是未死的人都憧憬着死後的榮耀，於是，舊的血跡乾了，新的血又洒了上去。那些自殺的姑娘們事先早已「海盟山誓」的訂了約的，一到預定的日子，便瞞了家裏出來，穿了她最美麗的衣服，在海邊，她們用繩子繫住了每人的手，就毫不猶豫的把身體獻給了無情的波濤，我不敢想像，她們在海邊互相禱告着，用繩子繫着自己的手是怎樣的心情？她們在波濤裏又是怎樣的掙扎？事後終於被她們傷心的家屬找到了，於是像市上一串待沽的田雞一樣的拖了起來，無數的人爭着觀看，吐着他們的嘆息。

在惠安吃了幾個月「地瓜」——蕃芋，我要喊皇天了，一嚐到那甜膩膩的，粉不粉，糊不糊的味道，我就要嘔吐，其實呢，惠安的一些貧民還吃不到整個的蕃芋，他們把蕃芋中間的心磨成粉去買，這就是我們平時做羹吃的「菱粉」，剩下的皮和磨出的渣才是他們的食料。我却像逃一樣的離開惠安而到了興化。

「桂圓之國」興化

到了興化，再也聽不到在惠安時激夜呼叫不停的风聲，因爲他距海已較遠了，「興化桂圓」讀者們是不應該十分生疏的了，其實這裏的興化，却包括了二縣：——仙遊縣和莆田縣。合成「興化府」。

興化風光有點像江南，土地很肥沃，出產也多，而最出名的當然是「桂圓」，又叫「圓眼」。我到興化時，正是陰曆七八月間，桂圓成熟的季節，那年收成是大年，纍纍的果實壓得樹幹也彎折了，我住在一個學校裏，打開窗子，就是一大片桂圓林，只要伸出手去，一串串的桂圓便在掌握中了。可惜那時我正被瘧疾所擾，終日病在床第，對於這甜得膩口的水菓，「可望而不可得！」

桂圓除興化以外，漳州，泉州，惠安也都出產得很多，但據有經驗的人講，只有興化的桂圓最好，最適宜於晒乾。興化桂圓的輸出是完全操縱在莆田幾個商人手中的，那輸出口是莆田傍海的一個大鎮——涵江，那個

商行的組織極龐大，凡是興化的桂圓都強制歸他收買，由他輪船到外埠去，他的運輸路線是由浙江下海到定海沈家門，再由沈家門，裝輪船到大本營上海。

在閩南吃桂圓，正同我們紹興人吃炒蠶豆一樣平淡，閒着無事，就捧一大把桂圓來吃，在閩南時吃的桂圓乾比江浙買的好吃，因為朋友們留在家里自己吃的桂圓，都是用太陽晒乾的，而運到上海來的却多是用烈火焙乾的。焙乾的沒有晒乾的好吃。近年來，由於交通的阻梗，海上盜匪如毛，船隻無法內駛，桂圓的遭遇是够慘澹的了。

我住的學校是在一片菓樹林圍繞的山坡上，風起了，滿山都是颯颯的風聲，已成熟的水菓撒了滿山坡；閑暇的時候，我同小孩子在山坡上閒遊着，小孩子們指着一株株的樹告訴我，那是什麼菓樹，什麼時候開花結果，菓子的滋味又是怎樣的……山坡上沒有一株不是菓樹，桂圓樹不用說，另外還有柿子樹，香蕉樹，柚子樹……走下山坡，便是漫山遍野的一片甘蔗田，隨風搖曳着。因為興化也是個產糖的處所呀！

興化人搾糖仍然用着極古老的方法，學校的旁邊有一個搾糖的地方，我常跑去看看。那種方法，既浪費，而又髒到極點，牛拉動着兩個巨大的石磨，甘汁就從石磨縫裏流到地下，匯集在一處，灰塵，泥土，牛屎，也難免的混在一起了。煎糖的地方也是一樣的髒。糖煎好了，倒在地下的一隻竹篩上，他們拿了一根細甘蔗向糖汁上一滾，再拿風裏一吹，等糖凝固了，再往糖汁上一滾，結果弄成了手臂粗的一根糖，送了給我，那糖足足有兩三斤重。

興化的出產很多，其餘如柿餅，荔子……，可是我不懂，興化人為什麼也和閩南別縣人一樣，終年的吃粥？我越過閩西北的萬山重嶺，越過高插雲霄的戴雲山，走入閩南的門戶泉州，我便開始吃粥了，這在一個江浙人的我，感到莫大的痛苦，泉州惠安是因為穀類出產少，還有道理可講，可是興化有足夠的米，為什麼還要終年喝粥湯？

北風刮着，已是閩南最冷的季節了！打開窗子眺望，那些在田野裏，大路上走動的紅衫子吸住了我的視線，興化女人特別歡喜紅色，我一到興化，就使我感到莫大的興趣，每逢節日，女人們都披上了大紅衫子，到處的亂跑，而且那不是玫瑰紅，淡紅，而是紅得觸目的大紅，這種現象別地方是沒有的，在閩南也只有莆田，仙遊兩縣，而且穿這大紅衣服還得依照規定：未出嫁的姑娘不准穿，寡婦不准穿，只有已嫁了人而丈夫尚在的女人才有資格，因此往往有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婆，因為老太公還在世，於是也穿了大紅衣服。一到節日，到處是「紅衣服飄展」，一個漂亮的少婦

穿了紅衣服，的確是令男子們羨慕，令丈夫寒心的。新年裏，學校附近的村落都舉行迎神賽會，黑夜裏，光亮的隊伍在田野裏震響着，爆竹聲使山坡也搖撼了。

南國都會福州

福州已靠近閩東，但它有着南國的風光，南國的溫暖，南國的美！呵，福州實在是一個好處所，它有着上海的繁華，但它還有上海所沒有的東西：「南國風」的幽美！

去福州時，朋友們戲謔着說：福州女人的漂亮是出名的，此去得努力呵！在福州幾月，一句話一直問在我的心裏：福州女人確是美的！

在福州最愜意的事情有三：一是洗澡，二是吃，三是借着女朋友遊山玩水。福州的澡堂全是溫泉，而且福州人大都有洗澡的習慣，吃過晚飯，一家大小便擁到澡堂裏去了。浴室分男浴室女浴室，女人進澡堂在福州人視為家常便飯。福州有一條「溫泉路」，整條街上全是澡堂，有的澡堂規模極大，可是天天還是擠滿人，我曾經去過福州一家最大的澡堂，我們幾個人佔據了一個華麗的房間，憑窗下覽，是一個佈置幽雅的花園，淡綠的電燈光下，幾個福州姑娘圍着一隻桌子唱戲，福州戲我不懂，但只覺得那音樂奏得非常婉轉動聽，澡堂裏娛樂的花樣很多，其實單單躺在乳白的電燈光下聚良友品茗清談，也是够「心曠神怡」的了。

到福州時，正是初春，黃澄澄的柑子堆滿了水菓店，柑子，也叫「蜜桔」，拿一個柑子，捏一個孔用口吸，汁便出來了，柑子在水菓中應推為上品，其味之佳，無以復加，在福州，對於香蕉，甘蔗之類的下品真是不屑一顧了。福州的小吃店也令我留戀，一個人進去吃十多塊錢，春捲啦，湯糰，糕……吃得小亦樂乎。在福州幾月只在離開時，感到一陣惆悵，那是因為袋裏已不如往昔沉重了。

福州市區極大，可以說作一個都市，也可以說為一個幽美的住宅區，福州也有租界，那是全市風景最好的地方，平坦的馬路，高聳的洋房，圍繞着一片的綠叢林，學校，領事館都匯集在那裏，這風景是一點不遜色於香港，廈門的。福州也有一個西湖，可是當我去時，却只看到一片斷垣殘壁，荒草沒徑，迎着寒風，對人們泣訴着她的命運！

離開福州沿海東來，只感到身上一天天的冷了下來。過福鼎越閩浙交界的武夷山時，把冬天的衣服都重新穿上了。今年，我是在上海了，漆黑的窗外，我聽到冬天挾着呼嘯，沉重地奔來。當我以凍僵的手拿着筆，寫下了本文最後的一個字，我是那麼衷情的緬懷着閩南呵！



盛爺外傳

王永運

——社會上有這麼種人：閑散，無事，一天到晚，混混沌沌地過着幸福的日子，我們的盛爺便是屬於這一類——

說起盛爺，到是個道地的「老北京」，打他家譜的祖宗第一代，就在北京住居，二三十年傳下來，他們沒有搬過家，沒有走過外埠，「克傳祖業」在盛爺可說是當之無愧。

您要問盛爺長得什麼像貌，讓我慢慢的介紹給您——看上去有四十多歲罷！四四方方的臉，酒精的鼻頭，一對謎迷的小眼，嵌在濃黑的睫毛下面，三兩個黃牙滋在嘴外，說起話來，吐沫星直往外唾。要是從街上走過，臉上總是似笑非笑地，叫人感到怪和氣可愛。

盛爺的一身「行頭」，確也很樸實簡單。冬天，一套租厚的棉襖棉褲，緊緊的裹在身上，腰間繫着條藍布織成的腰帶，帶口裁成一個小「夾袋」，什麼銅板，毛角子，都亂塞進去，走起路來，叮叮噹噹地響個沒完，盛爺偏生就愛聽，覺得憑這點足夠誇耀個好半天。下面用腿帶綁住褲角，厚布的襪子，一雙老毛窩，更是盛爺獨有的標記。到了夏天，上下一色青，藍掛藍褲，都是薄薄的洋布裁成，腳下襯着雙黑布鞋，顯得那麼輕鬆，那麼灑脫。至於春秋兩季，盛爺倒很馬虎。譬如初春罷！盛爺還穿着冬季的行頭，到了暮春，又提前的好好夏季的行頭。依此類推，早秋的前一個半月，夏季的一套還沒脫掉，不到初冬

，冬季的一套又早早換上。說也真可憐！盛爺平生僅有這兩套，顛來倒去的穿換。

要說盛爺的日常生生活，那真够得上「起居定時化」。

天剛剛一發亮，盛爺就忙着起牀，先走到屋外，踢踢身腿，練上段太極拳，約莫個把鐘頭，太陽出來了，趕緊回到屋裏，洗臉漱口。好容易忙亂了一陣，整整衣服，把放在桌上的旱烟管，掖進腰帶裏；掏出鑰匙，打開抽屜，用手胡亂的摸出一把角子，銅板，塞到自製的「夾袋」。右手拿起漆亮的核桃，左手拿起竹編的鳥籠，這兩件隨身「法寶」，盛爺是須臾不可分離。隨後，一步跨出門檻，安步當車的幌到天橋。

走進「安樂茶園」，堂信看是老主顧，忙着不送的招待。盛爺佔了張八仙桌，把鳥籠放好，一脚翹在檯上，右手仍然搓着核桃，這麼磨煩了半天，讓堂信去弄點水、黃米，爲的是喂鳥，順便再讓堂信砌壺茶叫碗麵，就算作早點。把麵吃完，盛爺獨自的品茗着清茶，這時候，盛爺的幾個老朋友，什麼王四爺，朱二爺，劉三爺，一個接一個的全來啦！大家見面彼此拱拱手，桌椅併齊，共同聚坐在一起，盛爺啣上旱烟管，一口口的吸着，於是話匣子打開，天南地北的海談，上

自國家大事，下至社會新聞，應有盡有，一概俱全。論到內容，那真是輪奐無比，獨一無二。就說國家大事罷！報紙不會登載過，無線電沒有廣播過，他們會說得津津有味，頭頭是道，真要把知識份子退避三舍；至於社會新聞呢！一件桃色的情殺案，他們添油加醬，能講個天花亂墜，就好像他們自己都在場似的。這樣一直耗到日頭正當午，大家散了座，盛爺提好鳥籠，拿上核桃，又一步一幌的邁入楊梅竹斜街，進到他們四家合居的大雜院。

到家，飯還沒有作好，盛爺在院中，閒情逸致的望望四圍鳳仙花，石榴花，棗樹，槐樹，「欣賞」了好一會兒，直聽盛太太破竹喉嚨哇的一聲粗喊：「到時候啦！吃飯啦！」盛爺纔停止「欣賞」，入屋就食。飯畢，盛爺把飯碗飯筷一丟，開始懶洋洋的躺在牀上，闔起眼睛，頓時鼾聲大作，沉沉的入睡了。

差不多過了一個多時辰，盛爺懶懶的從牀上起來，打了個呵欠，伸了伸懶腰，提起小茶壺就嚙了三口，這套「工作」完畢，盛爺心裏頭又生出花頭經，他照了照牆上掛着的美女月份牌，一面在盤算主意，要是今天開廟呢，就進廟會去；要是不開廟呢，還是老地方——天橋。

說到廟會的日期，盛爺真是瞭若指掌。譬如隆福寺每逢初九，初十，十一，十二，護國寺每逢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他比幼時學塾教的「三字經」——「百家姓」記得還清楚，臨到這幾天，盛爺身邊多帶點錢，閒步騰騰那兒，順手買點「特產」，什麼糖葫蘆啦！蜜餞紅棗啦！又便宜

又多，一包包的帶回家去，時間數餘，再聽兩段相聲，看看要狗熊，真叫吃飽玩足，「南面王不易」也。

沒有廟會的日期，您到天橋準碰到他。要說下午的天橋，真非早土所可比擬，盛爺所以始終也沒玩膩。拉大片的，賣糖的，賣狗皮膏的，落子館，大鼓場，京戲館，鱗次櫛比，滿目皆是，盛爺都要玩個遍，好在一下午用不了幾個錢，區區小數，盛爺化起來到是很「慷慨」的。

臨晚回家的當兒，從攤上切包羊頭肉，勻勻整整的擺成一片，上面滿灑着胡椒鹽。進了家門，四兩白乾是少不掉的，一面就着酒，一面吃着肉，真是其樂無窮。酒肉吃完，盛爺祇得嚼着冷飯，好在盛爺習以為常，到覺無所謂了。

這頓飯足足吃了一個多鐘頭，連盛太太在旁邊看得都有點不耐煩，盛爺却穩穩當當的站起身來，用毛巾揩了把臉，又拿起小茶壺咕嚕咕嚕的喝上三口。一陣子的高興，盛爺居然得意忘形的哼起京戲來，至於姿勢，可惜我不是速寫家，不能描繪得像——大概是這麼個樣子罷！盛爺斜倚在有四五十年歷史的破藤椅上，右手的手指在桌上輕敲着，一板一眼，搖着頭，幌着腦，像是很「鄭重其事」；論起戲齣，盛爺真會個齊全，一會兒老生，一會兒花臉，再過一會兒又從喉嚨裏哼出兩句青衣，可惜都這麼三兩句，沒頭沒尾的，叫人聽得莫名其妙。

等到興盡，十點鐘敲過了，要是聽見賣銀飽的梆子聲，就出去照顧他一碗，下雨下雪的天，賣銀飽沒有來，盛爺拉開鋪蓋，呼呼大睡了。

把盛爺的起居生活道完，再看看我們的盛爺「嗜好」「思想」「意見」「妙論」……：

北京人向以好吃著名，盛爺自是不能例外，除了一天少不掉的麵啦！飯啦！餛飩啦！羊頭肉啦！盛爺另外還看好季節認定館子吃「應時新菜」，這兩天天氣微覺涼爽一點，盛爺就搶先的跑到東來順吃涮羊肉；過了兩三個月，天下起雲，盛爺又跑到沙鍋居吃起菊花鍋來；來年夏天，什麼涼粉，扒糕，荷葉粥，一樣樣都沾進盛爺的口。假使應時東西還沒上市呢，盛爺肚子裏又打出新的花樣，今天忽然「心血來潮」，下午天橋不去了，一個人走到月盛齋，切上半斤醬羊肉；逢到夏季，熱得連狗都吐出舌頭的那幾天，盛爺先進澡堂洗個澡，走入「信遠齋」的櫃檯裏面，喝上兩碗酸梅湯，頓時暑氣全消，喳喳嘴，心中不勝讚嘆之至，於是大搖大擺的再到外面逛去，反正天就是更加熱，對於盛爺也是絲毫無礙。

提起盛爺關於「醫藥」一方面的見解，確有些「與眾不同」，「內感來包仁丹，外症貼上塊狗皮膏，担保一醫就好」，盛爺把這兩句話奉為金科玉律，惜乎無人肯信。

「他媽的」成爲盛爺口頭語，平均起來，每五句話準帶一句，也許您會這麼想，盛爺不是個和氣的人嗎？怎麼會一勁的罵人呢？其實，您完全誤解了，盛爺所說的「他媽的」，是「稱讚」和表示「情感」的融洽，絕非故意的「無的放矢」。隔壁的二狗子上了學堂，盛爺拍拍他的禿頭，嘴裏說道：「他媽的，這孩子真有出息，保不定將來會作大官，媽的，你好好幹罷！」要是老

朋友有什麼難解決的事求到他，他準保證：「咱們十幾年的老交情，我要不給您幫忙，他媽的，我就不算人養的。」這幾句話，說得聲色淋漓，就像立誓罰咒似的，那麼嚴重，認真。要說盛爺場面上人認得多，到不得不歸功於「他媽的」。

盛爺的思想真是複雜。自打立了民國，剪了辮子，放開了脚，盛爺就滿口的不贊成，跟人講起來，總有滿肚子的「經綸」發表。他說：「皇帝嗎，就是正明天子，如果皇帝給趕跑了，他媽的，天不都要塌下來嗎！又什麼廢科舉，他媽的，我活了這麼大歲數纔頭次聽見，文章裏沒有個孔老夫子，那真等於放屁，他媽的，這年頭我簡直的看不慣。就拿女人來說罷！一個個大脚片子，像鴨子似的浮在水中，真是一傷風敗俗」，他媽的，這就是民國，這就是民國的「大改良」。說完了話，盛爺很感慨的長長嘆上一口氣。

盛爺對於外洋的東西，樣樣都感到可恨。盛爺不看電影，他說這是「洋玩意」，專門騙中國人錢，天橋的拉大片，連說帶作的不比牠強。盛爺在外面從來不敢拾電燈，他說觸了電可不是鬧着玩的，至於他的家，自然點着一盞老煤油燈。盛爺打出生那天起，沒照過一張像片，他說像片能把人魂靈攝進，死後上了望鄉臺，連家都找不着。自來水盛爺說裏面灑過毒藥，他勸人別喝，自己是自始至終的吃街上挑水車的井水。類此之事，不一而足，真是不勝枚舉。

盛爺的哲學就是：「吃點，喝點，玩點，來這麼三點兒，不然，見了閻王都沒法交待」。反正盛爺的兒子在外縣當了名勤務兵，按月梢上個十來塊錢，盛爺不圖個舒服，還圖個什麼呢？社會上有這麼種人：閑散，無事，一天到晚，混混沌沌地過着享福的日子，我們的盛爺便是屬於這一類。

半月劇譚

諸葛蓉

妻

妻是一個三幕悲劇。故事非常簡單。楊素因爲嬌言，開槍誤殺了正在和他度蜜月的嬌妻，又因接受她臨死的囑託，十五年來，他帶着一顆創痛懺悔的心，負起了撫養他的妻妹蓓蓓的責任，等到蓓蓓長大，他又暗暗地愛上了這個名義上的妹妹，而利用陰謀阻撓她和別的男子底友誼。之後，祕密洩露，蓓蓓一憤出走，楊素悲痛欲絕，開鎗了却自己的殘生。

劇作者把前後相隔了十五年的三個故事，劃爲三幕，分爲清晨，午後及薄暮三個同日內三個不同的時間，以一個客廳爲背景演出，顯得十分簡潔明朗，而人物個性刻劃的深切，以及台詞對白的輕快流利，猶其餘事。不過在劇情方面，楊素化了十五年的心血，把他的妻妹撫養長大，就情就理，他可以有愛她的資格。祕密未發穿時，單是「兄妹之愛」，固不必說，祕密洩露了，楊素直認了對於蓓蓓的愛，何以蓓蓓反不可能接受她的名義上的哥哥的愛？楊素用自己的手殺害了自己的妻子，又因爲懷念着自己的妻子不願續娶，看到蓓蓓長大，情不自禁的愛上了她，這是很自然的趨勢，想不到他結果自殺了事，難道劇作者祇爲楊素準備這一條絕路嗎？如果劇作者以爲楊素不該愛蓓蓓，不該娶蓓蓓，那末他應該把不該的理由交代明白，免得觀衆們爲楊素的死在腦膜上劃了一個問號。

「妻」的風格，比較的說，着重在人性的描寫，全劇重心差不多全寄托在這精神病患者的楊素身上。在第一幕中，他向女傭盤問關於蓓蓓信札的來往，他私拆了王彬寄給蓓蓓的信，先是他寫恐嚇信給王彬，威脅他不許跟蓓蓓來往；等到他的好友趙任伯指出他在愛着蓓蓓時，他自己亦似乎不相信會愛上了他名義上的妹妹，他發狂地笑了，笑出了精神病患者內心的悲哀。第二幕中他約王彬到他家談話，用脅迫的手段，命令王彬與蓓蓓永絕，王彬無奈，答應了楊素的「要求」，而楊素自己亦在趙任伯面前，吐露了肺腑之言：「我愛蓓蓓。」這幕戲處理得好極，王彬未來之前，楊素拿了槍在預演對王彬講話時的神態，燈光隨着表情，乍明乍暗，氣氛極佳，而其間又偏來了許多不知趣的人物打擾說笑，楊素與王彬會面之後，蓓蓓却又撞了回來，前後一氣呵成，緊湊非常。第三幕中楊素與趙任伯針鋒相對，趙任伯堅欲「主持正義」，向蓓蓓洩露楊素的祕密，兩人爭吵了起來。結果趙任伯向蓓蓓說出了楊素誤殺妻子的經過，而楊素自己又續向蓓蓓透露了他對她的「目的」，蓓蓓不諒解她的「假哥哥」的苦衷，罵他自私，一怒出走，而楊素亦遂用十五年前殺死他妻子的槍殺了自己。這一幕中，趙任伯向蓓蓓所說的楊素的往事太傳奇化了。如果把那故事的前半段省去，即從楊素偶然失手殺

死愛妻講起：於故事本身發展既無虧損，而台詞減縮，可免演出沈悶之弊。又蓓蓓在楊素向她道出隱衷之後，應有稍長的猶豫的時間，決定去留，這時又大有戲可做，不該走得如此快，難道她把楊素十五年來撫育之恩一古腦兒忘記了嗎？

喬治飾楊素，把一個精神病患者的神情完全表達了出來。他的話調表情，均屬上乘，小動作尤爲自然生動，毫無矯揉造作之弊。第一幕中與王彬打招呼前的神情極好，約王彬三時半相會，接續兜了兩個圈子，欲言又止，神態很好。第二幕中王彬未來前持鎗自語和第三幕中跟趙任伯爭吵數段，演技凝鍊，成就不在「浮生六記」之下。江山的趙任伯，風趣人物，爲全劇製了不少笑料，較之以前數戲，已有進步。碧雲演蓓蓓，很合身份，但不及「浮生六記」中的芸娘看得過癮。林易的王彬，第二幕中垂頭喪氣退場時態度很好，可惜一坐下就俯身翻書，看不順眼。戴菁的趙太太，長舌婦型，不錯，夏蒂的杜青，說白多尾音，演出嫌做作。餘平平。

門巷

從意識上看來，「門巷」爲比較嚴正的一部戲劇。它據說是根據「陀斯安益夫斯基」的作品改編而成，故事的發展在一個妓院老闆的女兒，雖然她的父親專心一志想培植她，撫育她成爲「清清白白的大閨女」，終於被惡魔播弄，以至失足。劇本的主題，確實再明朗不過，它告訴人們一個人的墮落，不一定是墮落者本身的過失，有時應歸咎於環境和社會的影響。

陀斯安益夫斯基的作品中的「天才本質表現

得最深切的地方就是富於現實性，改編之後，「意義和風格方面仍保持原作者的作風」，不過原著裏面深深地潛藏着的一種「真實的」精神與感動力，顯然已經大大的減退。全劇大旨說是一描寫妓院風光的種種內幕，可是演出上，所看到的連得妓院的外表形式尚顯得模糊，遑論內幕的描寫。惟其如此，背景的烘托不能出神入化，人物個性的刻劃便覺得游移無力。妓院老闆葉錦財的個性該是比較複雜的，演出上他祇是一個「有保留的」愛女兒的父親而已。（因為他祇在他的女兒是「清清白白的大閩女」的時候才愛她。）麗貞生長在惡劣的環境內，有志向上，結果不幸被誘失貞。在劇作者原意，她亦許是有深刻底個性的，不過她留在觀眾腦海中的印象充其量是一個幼稚得不懂人事的初中生，一個離不了「爸爸」，「媽媽」的好女兒！陀斯安益夫斯基說他自己能將人的靈魂深處顯示出來，但是在「枇杷門巷」中，每一個人物簡直都沒有獨特的突出的性格。

名義上，「枇杷門巷」是一個三幕悲劇，不過由於導演胡導的一貫的誇張的作風，前兩幕却帶着濃厚的鬧劇色彩。諸如一紙初中畢業文憑配了紅木鏡框供起神來；中過舉人做過老爺的高敏遠竟然聽信了媒婆之言，誤以妓院老闆為小商人，在他面前大掉八股文章，娶媳婦專在賠嫁多兩萬，少兩萬上打算；以及他的兒子遊醫子二個月以後娶此，三個半月以後娶彼的腔調，等等，劇作者渲染於前，導演者誇張於後，一過了分，就覺得太不近事實了。不過第二，三幕中幾個高潮

的處理，允稱上乘，尤其第三幕中，悲劇氣氛的把握，前後緊接，給人印象極深，燈光與音樂亦好。

中旅的演員陣容，很是軟弱。這次由「小園主」唐若英親自出馬，飾麗貞一角，雖合身份，可惜身子胖了點兒。她的戲吃重在後半部，從被誘起直到被父所逐，滾下樓梯，演得絲絲入扣。尤以失貞歸來一段，含冤莫伸，悲苦之狀，真不知博得台下觀眾多少由衷的同情。趙恕的葉錦財，在演員中，比較最是賣力，不過有時太賣力了，便失之過火，第三幕中演得最好。魯岩的劉長海一貫的做作。藍青的桂蘭稱職。陳玉麟飾老頭子高敏遠，倒比以前的小生戲，來得可觀。

總之，「枇杷門巷」中雖包藏了「時代的意識和優劣的判斷力，使觀眾的心靈中，學到豐富的人生經驗」，可惜因為戲劇表現的不够，未能「使觀眾得到滿足的需要與慾望。」

小鳳仙

看了「浮生六記」的人去看「小鳳仙」，真不相信「小鳳仙」亦是費穆改編導演的，因為這兩者，不論在編，導，演各方面，相距得實在太遠了！

是雲南起義事件中，蔡鍔和北京名妓小鳳仙間的一段故事，大概是因為史實太缺乏或搜集得不充分的緣故罷，劇的內容顯得非常空虛沈悶，偏偏又是四幕，故事的開展遂格外迂緩，散漫，平淡無力。它好像是一付沒有血肉的空骨格，縱然有些肌肉，亦祇不過是一層「浮肉」，給人的印象膚淺得可以。劇中所有的描寫幾乎完全落入「美人慧眼識英雄」以及「紅顏薄命」的一套。蔡將軍是暗場描寫，神祕得莫測高深。

小鳳仙究竟是何等樣人？她和蔡鍔的關係究竟如何？都未曾交代清楚。

第一幕是民國四年十月某晚。小鳳仙處來了三個打茶圍的學生，恰巧同時來了蔡將軍（暗場），小鳳仙急於去招待蔡將軍，而把三個學生撇在一邊。這一幕非常沈悶，三個學生等待小鳳仙去而復來一段尤甚，而蔡將軍來時周大媽，小妹及小鳳仙三人的忙碌狀態，好比在台上掉走馬燈，台下的觀眾亦弄得莫名其妙。第二幕的主體為一個偵緝隊隊員奉命化裝僕人，到小鳳仙處去刺探蔡將軍的行動，憑了小鳳仙的機智，並沒有給任何消息，這一段戲，雖然重要，可是還不够強調，怪不得觀眾們起初還以為化裝的僕人真的是僕人哩！後來祕密終究給周大媽戳穿，可是給人的印象依舊模糊。第三幕警察到小鳳仙處搜查蔡鍔，高潮在平淡中過去，觀眾的注意反被周大媽的一隻首飾匣勾引了去，這似乎不是導演意料所及。張先生（學生）把反動傳單夾在書裏，忘了帶走，後來給楊大人拿去，這是一支伏線，亦在忽忽中過去了。第四幕是蔡將軍預定到小鳳仙處進餐，不過當時事態緊急，便祕離京，與小鳳仙之約，而帝制派方面以為是小鳳仙知道蔡的出走，加以逮捕。是幕以小妹妹隨小桃紅出走時一段，氣氛最佳。末了小鳳仙被捕，處理得不够緊張，小鳳仙獨白一段，反覺沈悶。

演員陣線極弱，狄梵演小鳳仙，扮相雖佳，劇中人個性，未能充分琢磨，聲音太低，憂鬱氣過濃，故纏綿處欠纏綿，激昂處欠激昂。立里的小妹妹很出色，惜戲不多，無從發揮。冷山的張先生，一股勁勁，似乎這型人還不够「遊醫子」的資格。吳景平的楊大人給人印象祇是在台上把皮帽皮大衣脫下穿上而已。

總觀全劇，劇情內容空虛，故事平淡無奇，劇本既有致命傷，導演目難有用武之地。演員原不笨硬，加以編導之咎，出演更為等而下之矣。



一個大學教授

倩瑜

他有着不高不矮的身材，看上去有四十歲不

到點的年紀，瘦瘦的，一張好像出娘胎就沒洗過的灰黃色的馬臉，五官却並不因臉長而分配開來，反而更親熱的擠在一堆，茅草似的頭髮，亂七八糟的豎着，永遠穿着一套不合身黑色西服，袖口與袴脚管，都是又短又小，乍看上去，你定會以為他是錯穿了兒子的衣服，再不然，也是向人借來的，一雙八字脚套着卓別麟式的皮鞋，走起路來，一歪一歪，活像隻老鴨，這怪物就是羅先生。

羅先生，是與我家住在同一條弄內的，家裏有一位太太，和四個孩子，最小的還在吃奶，一家六口，整日大哭小叫的，倒也挺熱鬧。

羅先生是某著名大學的教授，據說曾經去海外跑過一次，還得過一張什麼碩士證書吧？這樣算是鍍了鍍金，回國後，便成了一位十足道地的「大學教授」。

我有一個朋友，曾經是羅先生英文課的高足，據他說，羅先生對於教書似乎很含糊，所以上課時，講書的時間少，講閒話的時間多，對學生竟公開討論「女人」問題，我想羅先生也只有胆量在外面講女人，如果在家裏講，不給他太太罷跪，那才怪呢！因為羅太太是本弄內一位有名的

「雌老虎」，真是誰人不知，那個不曉。

記得有一次，我母親差女傭去買大餅作午點，她買回來的時候，臉上現着笑不可抑的樣子，一面像報告新聞似的告訴我們說：「那個××號的教書先生，也在買大餅，我親眼見他付兩個大餅的錢，可是不知怎樣一來，他竟拿了三個大餅走了……」嘻嘻，你看怪不怪？原來羅先生還會變戲法哩！

可是你別小看了羅先生，他在講台上是堂堂一位教授，回到家裏，圍上了圍裙，却成了一個十足的孃兒們，燒飯，洗衣服，洗尿布，掃地等等事情，甚至於孩子們的吃飯，睡覺，大小便，也都是他一手包辦，此外還要抱孩子，侍候太太。在這種生活程度十二分緊張的大時代，做一個起碼教授的人，在家中幫着太太料理家事，本可說是一件美德。但仔細一打聽，却又不然，因為他不管是大時代，小時代，尿布是洗定了的，他說這是一種生活，一種經濟政策上最高的節約生活。

當人們都在弄內閒游之時，你便可以看見羅先生，手裏抱着頂小的，後面跟了一羣大的孩子，站在一堆女傭中間，誇耀的說：「你們看，我什麼都做，這弄堂裏再也找不出比我能幹的男人

了吧？……」說完後，驕傲得像一隻老雄雞似地，昂起了頭，揚揚得意的左顧右盼着。

說也奇怪，這條弄堂內，除了傭人之外，別人從不理他，好像不屑理他似的，這不由得引起了我們對這位大學教授的懷疑。

是去年吧，還是新年不久，我家來了客，正在談笑得起勁的當兒，忽然由外面傳進來一陣爭吵的聲音，好奇心驅使着我，便跑出去，想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只見弄中站滿了人，擠進人堆裏，看見同弄某號的廚師，以及別家的幾個男傭人，站在羅先生的後門口，大聲的叫罵着，指手畫腳的。我覺得莫名其妙，聽他們越罵越不像話了，便退了出來，見某另一家的阿林站在那邊，跟另外幾個鄰居在談論着，我便走過去問他，是怎麼一回事？他於是從頭說給我聽，原來事實是這樣的：

這天羅先生賭興勃發，於是跟幾個傭人推起「牌九」來，不過，奇怪得很，羅先生的牌，無論做莊家或是押家，攤開來，總是比其餘的三副多一點或二點，所以桌子上的鈔票，也總是往羅先生的袋裏滾。

「這副牌今天有點兒不對啊！」來過幾副後，其中的一個傭人，發覺了牌的異樣。於是把每一張牌都翻開來看，結果多了兩隻人牌，兩隻天牌，少了一對梅花十，還少一對甚麼，我已忘了。

「這是誰做的事？」大家都憤憤的喊了起來，幾雙眼睛不約而同的射在我們羅教授的身上。羅先生不知是否「做賊心虛？」拔起腳來就往家跑，這樣一來，更證實了他幹的勾當。有兩個

(上接十三頁)

傭人，肝火旺了一點兒，都追着打他，結果因為後門來不及關上，教授肩上挨了一拳，幸而八字腳溜得快，逃進臥房裏。這兩個傭人被羅太太擋了駕，不得進去，於是退出來，在後門口，罵了足足的一個鐘點，才悻悻的走開。

「這種人也配教書，大學教授的臉都給他手完了！」

「他大概教的『偷牌課』吧。哈哈！」

「唉！想不到大學教授還會做這種事……！」

「……」

站着看戲的人們，都紛紛的發着議論，諷刺的，嘆息的……

「恐怕以後，他再不會有臉任在這兒了！」我自語着。

「哼！他也不知道要臉？」某號的小錢接着我的話說：「他知要臉，早就好搬了。去年冬天，在我們樓上搓麻將，不是也玩過這一套嗎？那時你家還沒搬來呢？他的偷牌名聲，早就很響了，要不怎麼除了傭人，就沒人理他呢？」

「真是教育界的敗類！」阿林也跟着說：

「……」我默默的退回家中。

此後有三天沒有看見羅先生出來，據說那天要打他的傭人，其中的一個，曾經拿了棍子，在弄口等了他一天。

直到第四天早晨，我照例去上學，走出門口，見我們的羅先生走在前面，拿着教授皮包，像隻戰敗了的公雞，拖着八字腳，蹣跚的步伐，向某大學校的方向蹣跚走。

大鬧起恐慌來。當局管理，也逐漸嚴格周密，統制，登記，限價，收買，攪得我們頭昏眼花，窮於應付，並且公會林立，商品龐雜的店家，必得加入五六家公會，東開會，西集議，還要登記存貨，打物資移動證，簡直使人手足無措，疲於奔命。加上人民購買力低落，生意一落千丈，精神渙散了，工作亦就懈怠下來。

這樣我們便都無事可做，百無聊賴。每天撩天說地，古今，中外，國事，家事，甚至男女瑣事，生理性學，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極盡吃豆腐之能事；譏諷，挖苦，撒謊，戲謔，無所不用其極，興之所至，麻雀八圈，象棋一局。有時竟會當街飽餐過路女郎的秀色，還要論頭品足，話妍道譎。有時大家亦許會躺在床上，蹣跚了腳，會談今後營業或出處問題，但也像輕雲過頂，一時興奮罷了。有時高興起來，或是人家有喜慶大事，必定闖店光臨，大啖大嚼。有時鬱悶起來，各逞所欲，大發牢騷。一時清醒起來，有人在想重溫舊夢，再作馮婦；有人在想，改換環境，做遼遠的內地夢；還有人竟想學現在的集資警官，一嚕官衙滋味；消極的人，在想置田數畝，耕讀終生；可笑亦復可憐！惜乎這都是虛無的夢幻，不過偶然的憧憬而已！

實在我們這一輩都還年青，還把握住一顆純潔的心，誰都有一個相同的信念，企待光明，期望承平，但願山河無恙，城廓依然，社會得以安寧，個人能有出路，所謂眼前是將近天明時的一剎那，愈烏黑，距離天明的時間愈近了！

維他多勁

延年益壽 補腦第一

信誼藥廠監製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功效勝於舶來製

驚險故事
長篇傳記

流犯餘生記(六)

貝朋諾著
唐牧譯述

第四章 犯人逃走了

到聖羅蘭後的第八天，我和十二個犯人派到森林中的新流犯營去。警長把一天的糧食發給我們，叫一個阿拉伯獄卒替我們帶路。我們穿過聖羅蘭城，不久就沿一條很壞的路向郊外走去。

我們走過一間小店，有一個中國人倚在門邊看我們，那獄卒叫我們停步，向我們說：「你們要是有人在出城以前，想買香烟或食物，可以到這店裏去買。」他接着又說：「他還有好的甜酒呢！」

我們當中有兩個人賣掉襯衫，還剩幾分錢，另外的人連一分錢都沒有。不過我們都想到店裏去。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做過這種事情了！我們很想享受一些小小的自由。

獄卒曉得我們沒有錢，就提議要買我們的衣服。我買了一條褲子給他，其餘的犯人都賣掉些零碎的衣服。於是我們就走進店裏去。我用賣掉褲子的錢，買了一包香烟，一隻麵包，和一杯甜酒。

我們出店的時候，那阿拉伯獄卒帶我們到有一條小徑伸到森林裏去的地方，對我們說：「你們得順那條小路走。下午你們可以到新流犯營了，那裏離這兒祇不過十四哩。」說完他離開我們獨自走了。

我們站在那裏，覺得非常驚異。我們不相信他會那樣離開我們，沒人監押我們，讓我們進森林裏去！我們賊頭賊腦地向四面看，我們凝視對河的荷屬幾安那。我們以為一定有警士躲在甚麼地方偷看我們。這一定是要

測驗我們存心如何的！

我們就沿着小徑走去。我們預料走到轉彎的地方，一定有一個警士等在那裏要押我們到流犯營裏去的。可是一個人影也沒有。我們似乎是單獨在森林裏的。

我們走了約一小時，經過第一個流犯營。這地方是麥加省流犯營。有十五個犯人在泥路上掘草，幾碼外一個警士站着和一個獄卒談話。我們走過的時候，他們都抬起頭來看我們，有一個犯人同我們要那兒去。那警士指一條新的小路，叫我們繼續走去。

後來我們碰到一羣拿着斧頭的赤膊犯人，他們好像很急似地，快步走着。他們看見我們臉色較白，知道我們是新到的犯人，就停下來跟我們談話。他們已經砍好一天一堆的樹木，現在要回到流犯營裏去拿捕蝶網，再到森林裏去捉蝴蝶。他們說，這種蝴蝶可以向監獄裏的官員賣錢的。那些臉色黧黑的砍木者，爲了要吸烟和買食物，得去捉那些沿途翩翩而飛的蝴蝶，這在我看起來，覺得未免有點希奇。當時我一點也沒料到自已後來也從事於這種奇怪的職業，賺了不少的錢。

近中午時分，我們到了古特柏流犯營，這地方離開聖羅蘭約十哩。有幾個犯人站在我們走過的路邊，其中有一個叫起我的名字來。我很奇怪地朝他看，可是想不出他是誰，他看見我認不得他，就向我走來，把他的名字告訴我。他說：「我瘦了吧，不是嗎？」

他是我在聖馬丁監獄裏的老相識；他是乘早一隻囚船來的。他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他形容枯槁，臉色憔悴，體重一定不會超過一百磅的。他用一種深沉的聲

調說：「我一定會在這裏，我患了熱病啦！在新流犯營，你們要去做比較輕鬆的工作，那就稍微好一點。你們不必到森林裏去砍樹。這種事情才真是人的命呢，還有熱病。你看，我在老家的時候，本來是一個法律事務所的職員，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斧頭，現在在道赤道上，他們却要我一天砍八小時的樹！」講到這裏，有一個警士走過來，叫我們繼續走去。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

午後是很氣悶的。我們現在不必急了，因爲我們曉得，在兩個流犯營之間，是沒有人在監視我們的，因此我們就在路上閒蕩着。我們剛從法國來的人，覺得這裏白晝真是炎熱迫人，而且我們走了一個上午，也覺得疲倦了。我們當找樹蔭下或空地上坐坐。我們看見好幾條頭被搗扁了的蛇，我們覺得新奇，就捉起來仔細看。高樹上有好些猴子跳來跳去，我們就停步聚觀。我們看見許多美麗的鳥，還有許多奇形怪狀的寄生植物，從樹上倒掛下來。這一切新異的東西，都引起了我們的注意；當時我們也就暫時忘記生活的痛苦了。

下午氣候漸冷。約四點鐘的時候，我們到新流犯營了。在那大森林中，有五十英畝的樹木被砍倒燒掉了，多年來做苦工的流犯，已經把爛泥地踏成大廣場了。在空地上，有些用草和洋鐵皮蓋成的牢房，成千的犯人會在這些牢房裏度禽獸似的生活，還有成千的人在這些牢房裏死去。

我們依照命令直接去找簿記員，他把我們的名字和號數登記上去以後，指定我們每人該住的牢房。那裏一

共有牢房五間，我住的一間，好像以前做過豬棚似的。夜裏靜了。

那是在赤道荒野流犯營的第一晚。我極想曉得我所要過的是甚麼樣子的生活。我仰臥在一塊木板牀上，觀察牢房裏的情形。犯人睡的兩列木板牀中間通道上的中央，點着一盞油燈；蒼白的燈光照耀過圍的幾碼。有幾個犯人自己有空洋鐵罐頭做的小燈，他們就利用這些燈光下在做事情。有一個在修補捕蝶網，另外一個在縫褲子，還有一個在捉腳上的臭蟲。有些在打牌。牢房的兩端有門，我聽見有幾個犯人在一邊的門外談話的聲音。

叫犯人進牢房的鈴響了。外面的犯人都跑了進來，來，不一會就有一個警士出現，後面跟着一個獄卒。那個管理流犯營的犯人報告說：「三十一名，全都在。」於是那警士到別個流犯營裏去點犯人的數目了。

在每個流犯營中，有一個犯人是被稱為「管理員」的，他的責任是管理營裏的東西，同時保持營中的清潔。每天早上，他到廚房裏去，拿咖啡來分發給犯人，當其餘的犯人去做工的時候，他就掃掃流犯營，到河邊去取水，注滿在水桶裏，同時在營中看管，以免失竊。做流犯營管理員，可以跟犯人做生意賺錢。他把香烟，火柴，火油，醋，葱，以及其他犯人所需要的東西，賣給犯人。這些東西多數是獄卒到聖羅蘭去報告或帶食物到流犯營來的時候，順便帶來給他的；至於火油，却是從公用的油燈上省下來的。他整批買來，在晚間零售給犯人，這樣就可以賺不少的錢。許多犯人都想做管理員，可是管理員却不是因為守規矩或其他同樣的原因才有的，管理員却不是因為守規矩或其他同樣的原因才有的，管理員所做的工作，跟其他犯人所做的一樣，也算是一種工作。

警士去了以後，私人點的燈就一盞盞吹熄了。過了一會兒，流犯營裏祇有中央那盞黯淡的公用燈光了。

我睡不着。我覺得時間過得很慢，因為我盼望黎明早點降臨，讓我明白了日常工作的情形如何。我用空洞的眼光，凝視着其他犯人臥在板上瞌睡高起的輪廓，他們就穿着工作整天染滿臭汗的衣服睡覺。他們因為整天工作，還要捉蝴蝶，非常疲倦，所以都睡着了。當時營色的大蝴蝶每隻可值兩法郎。

我臥在那裏，在黯淡的光線中冥想凝視了好幾個鐘頭，我看見一個犯人身，走到燈下，假裝在點香煙的樣子。我機械地着他的動作，我突然看見他故意把燈吹熄。全營陷在黑暗中了。

我害怕起來了。我知道這種犯人往往是存心不良的。我還年青，我恐怕他向我襲擊。因此我提高雙腳，準備他在黑暗中走近我身邊的時候，向他踢去，我也拿好一柄在聖羅蘭得到的刀，預備刺去。

我維持這樣自衛的姿勢，有好幾分鐘。每聽到有些聲音，我的肌肉都緊張起來，我的眼睛拼命朝黑暗中看着。我看見幾個人影在移動着，我聽見耳語的聲音。無疑的，一定是有人在幹甚麼把戲了。我準備應付任何事變。

一小時過去了。我聽見一個喃喃自言自語的老音。我認得出這是管理員的聲音。我在黑暗中看見他從睡着的板上爬起來，走到燈旁去，接着他劃了一根火柴，於是燈亮了。他埋怨着說：「他媽的風，總是把這他媽的燈吹熄。」

我過了緊張的一夜。第二天起身，我才知道是甚麼一會事。點名的時候，發覺五個犯人失蹤了，別個營房裏也失蹤了四個。犯人走了！

這件事情叫我的心中充滿了希望。我答應自己，我在新流犯營不會住很久的。我也要逃走！

我被派定在犯人戴的圍邊幫做工。有一堆橡樹的纖維擺在我面前，我得坐着編成二十碼長的草帽，

然後由另外一個犯人去製成帽子。

我在天亮的前開始工作，往往到上午十點鐘左右，就把事情做完了。於是我就跑到森林裏去。我被大森林中繁茂的草木和新奇的事物所吸引。我總是自己一個人單獨到森林中去散步的，在那裏，我可以想想事情。逃走的念頭，始終在我的腦中轉着。我開始曉得我沒法子跟營房裏的別個犯人一起逃走了，因為，既沒有錢可以準備逃走，又不曉得要怎樣得到錢。因此我決意獨自逃到荷屬幾安那的森林裏去。

新流犯營裏，有許多犯人是到過對河的荷屬殖民地，再被捉回來的。我每天晚上跟他們閒談，把我該走的路徑和詳情都打聽了出來。不過他們都告訴我，逃走是愚笨的情事；他們說我沒法子穿過荷屬的森林，他們說即使我運氣好，逃到荷屬殖民地的首邑巴拉馬里坡，結果也一定被捉住的。可是我不肯聽他們的話。照我聽他們說的，荷屬幾安那似乎到處都是小路和森林中土著的村莊，他們不巧被當面抓住了，我可不一定也會這樣。

在八月初的時候，我和一個年輕的犯人家安士熟悉起來了。他也是滿心想要逃走的。他因為長得好看，又選到二十歲，因此在流犯營中，常成爲那些殘酷的同性戀老犯人的進攻目標，他實在不勝其擾，所以也極想離開這環境。他有一點錢，我得了些有用的情報，因此我們同意彼此合作，一起逃走。

我們決定八月十四日是我們出亡的日期；因為我打聽出來，八月十五日是荷屬女皇的生日，荷屬幾安那殖民地都放假慶祝，這種時候是沒有人會來理我們的。安士和我兩人，每天下午總是分別到幾里外的河邊去，我們在那裏秘密用竹竿和樹條造一隻木排。

八月十四日，我們在吃了午飯以後，偷偷地離開新流犯營。我們到河邊上，扛出木排，把木排推進水中，

讓它順流漂下去。我們所預備的糧食，有十幾塊硬麵包，幾磅沙丁魚和煉乳，還有鹽，香煙，和一些放在瓶裏的火柴；這些東西是我們在流犯營裏一樣樣收集起來的。

我們兩人都覺得非常快樂，因為在我們年輕和缺少經驗的腦中，我們以為我們是一定可以走上自由的境界的。

夜來了。那是一個漆黑的夜，這黑夜來得這麼快，叫我們連這個棲身之所都來不及。我們看不見，沒法子，在河裏駛木排，祇好停下來了。

這是我們單獨在森林裏的第一夜。我們不敢生火，因為怕也許有人已經在沿河追我們了。他們把木排拖上岸，藏在樹底下。

成千成百的蚊子，在我們周圍嗡嗡地叫。我們打了又打不一會兒，我們的手掌都沾滿黏性的血了。我們被蚊子叮，臉上發癢，一塊塊地腫了起來。高樹上常有菓子掉下來，也有樹枝掉在我們近旁，我們總是嚇了一大跳，以為是有甚麼野獸來了。我們在那寒冷陰溼的夜裏，緊在蜿蜒張掛着的大樹根間，互相緊靠着，不敢說話。森林的龐大無限，孤獨的荒涼寂寞，逃亡的心神不定，混成了一個多夢的長夜，使我們的內心，充滿着恐怖。

索安士突然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臂，輕聲說：「看！那邊有隻老虎！」

我看見兩隻發亮的眼睛在注視我們。這對眼睛彷彿有着催眠的力量。我舌頭頂着上顎，索安士靠在我身旁，抖得厲害。這兩隻眼睛似乎盯住我們看，稍微移動了一下。接着，兩隻眼睛突然分開了，一隻向一邊去，一隻向另外一邊去！原來是兩隻火螢蟲在樹葉上互相追逐着，還在沉靜寂寞的異地森林中，竟把我們嚇得背脊上一

陣冷一陣熱，笑也笑不出來。

可是最大的恐怖，還是在黎明將到之前發生的。不用說，我們是整夜沒睡過的，因為在我們沒經驗的腦海中，好像一直有些事物，在引起我們的不安。當我們拱身在樹根間作假寐的時候，四週突然發出了絕大的喧嘩聲，使我們陷入於大恐怖中。

我們跳了起來，開始逃了。接着我看見有幾十個影子在樹上移動。原來是一羣我們後來常看到的紅色大猴子，被稱為「號叫的狒狒」的。

黎明終於逐漸由樹叢中透露出來，森林中活躍起來。鳥開始喳喳地叫，蝴蝶也出來沿河翩翩而飛。我們昨夜的恐懼消失於無形了，我們彷彿是在另外一個世界上。

我們吃了些東西，再把木排推進馬朗尼河，讓它向下游漂一會。後來我們決定等夜裏再渡河，以減少被發現的危險。

後來潮水轉向上流，我們決定這是渡河的時候了，因為水流的阻力少一點。這時候天也差不多亮了，於是我們就決心試試看。

我用了一枝分叉的棒套在袖管上做小槳，小心地航行着，使木排駛到河流裏去。我們現在遭遇了真正的困難了。我們兩人都不知水性。馬朗尼河在我們想要渡過的地點，約有一哩寬。起先潮水把我們拉到荷屬沿岸去，接着另外一陣潮水又把我們推到聖羅蘭方面。我們雖然出盡氣力，可是沒法子駕駛那木排，我們似乎要被漂到東岸聖羅蘭去了！索安士是不會游水的，他一手握住

插在木排中央掛衣服和食物包裹的樹枝，另外一手去划河水。

在黑夜中，經過了許多小時的掙扎，我們差不多要絕望了。忽然又有一陣潮水，把我漂到荷屬沿岸去。我們又努力了兩小時，終於抵達亞賓那下游幾百碼的荷屬河岸。我們拿着衣物的包裹跳上岸，讓木排去漂流。我們躲起來等天亮。成羣結隊的蚊蟲堆在我們頭上，我們差不多沒法子呼吸了。

新流犯營的犯人告訴過我們，在馬朗尼河的西約二十五哩的高底加河邊，有一族黑人住在那裏，從亞賓那有一條小路可通。我們就在森林裏東找西尋，想要把那條小路找出來。我們愚笨地跑到有一羣加利比族的印地安人在做工的空地上去。他們立刻看見我們，向我們走來。他們手執散彈鎗和彎刀。我們曉得逃也沒有用了，因為他們一定趕得上我們的。因此我們就站在那裏等，當他們走到我們身邊的時候，我們想叫他們別管我們。我們把我們所有的一點錢給了他們，想賄賂他們。可是他們把鎗指着我們，把彎刀尖對住我們的骨肋，叫他們走在他們面前。他們把我們押到亞賓那去，把我們關進監獄裏。第二天，有一隻小汽船把我們載到法屬沿岸，把我們送到聖羅蘭去！

典獄長以逃犯被捕的罪名，把我們關在防舍裏，我們初來的時候，他訓話時最後所說的頭一次逃走不罰我們那一句話，似乎已經忘記了。

後來我曉得，我們這一次幼稚的逃亡，前後祇不過三十九小時！



一處乾淨明亮的地方

漢明威原著
許季木譯

時間很遲了。除掉一個老人以外，每個人已經離開了咖啡館。他坐在樹葉遮蔽電燈光的陰影中。白天的時候，街上灰塵飛揚，但是到了晚上，露水洒在灰塵上，停積下來。老人歡喜長坐深宵，因為他是聾子，現在到了夜間，一切很安靜，他察覺其間的不同了。咖啡館內的兩個侍者知道老人有一些醉意。他是一個老顧客，他們知道如果他喝得太醉，他會不付賬走開，所以他們繼續監視他。

「一個侍者說：「上星期他想自殺。」
「爲什麼呢？」
「他很失望。」
「爲的什麼？」
「沒有什麼？」
「你怎麼知道那是沒有什麼？」
「他的錢很多。」

他們一同坐在一張緊貼牆壁的桌子旁，靠近咖啡館的大門。看着室外的平地的桌子，除掉老人坐在樹影下的以外，全已空了。樹葉在風中微微搖動。一個女人與一個兵士在街上走過。街燈照着他領圍上的銅號碼。女人並沒有戴帽子，俾着他急急地走。

「一個侍者說：「巡邏會抓他去的。」
「假使他得到了他所追求的對象，那有什麼

關係？」

「現在他還是離開街上的好。巡邏會抓住他的。他們在五分鐘以前走過。」

坐在陰影中的老人用他的玻璃杯擊着碟子。年紀較輕的侍者，走到他那裏去。

「你要什麼？」
老人向他看了一下。說道：「再來一杯白蘭地。」

侍者說：「你要喝醉了。」老人看了他一眼。侍者走開了。

他對他的同事說：「他會整夜留著不走。我現在很渴睡了。我在三點以前，從來沒有上床睡。上星期他應該弄死他自己的。」

侍者從咖啡館內櫃檯下，拿出白蘭地酒瓶和另一隻碟子，趕往老人坐的桌子。他放下碟子，在玻璃杯中注滿白蘭地酒。

他向耳聾的老人說：「你應該在上星期自殺而死的。」老人用他的手指揮動一下。他說：「再加一些。」侍者向杯中直倒。白蘭地酒溢了出來，沿着邊緣流倒一堆碟子上最上面的一隻。老人說：「謝謝你。」侍者把酒瓶帶回咖啡館內。他又和他的同事在桌旁坐下。

他說：「現在他醉了。」
「他每夜喝酒的。」

「他爲什麼要自殺？」

「我怎麼知道呢？」

「他怎樣幹的？」

「他吊在繩上。」

「誰割斷繩子，救他下來的？」

「他的姪女。」

「他們爲什麼救他？」

「怕他的魂靈出現。」

「他有多少錢？」

「他的錢很多。」

「他一定有八十歲了。」

「無論如何，我該說他有八十歲的。」

「我希望他會回家，我從來沒有在三點以前上床睡。上床該是什麼時候？」

「他坐着不睡，因爲他歡喜這樣做。」

「他很寂寞。我並不寂寞，我有一個妻子在床上守候我。」

「他一度也娶過妻子的。」

「現在有了妻子對他沒有用了。」

「你不能够說這種話。有了妻子，也許他要好一些。」

「他的姪女照料他。」

「我知道的。你說她救他下來的。」

「我不愛活到那樣老，老頭子是惹厭的東西

「並不常常如此，這個老人很愛乾淨。他喝酒並不潑出來，甚至在喝醉的現在，你看。」

「我不要再看他。我希望他會回家。他並不顧念那些一定要工作的人們。」

老人從他的玻璃杯上，轉而注視院落，再望着侍者。

他指指玻璃杯說：「再來一杯白蘭地。」急想回家的侍者走過去。

他用笨人向醉漢或外國人省去幾個字音的說法，對他說：「完了。今夜不添了。現在打烊了。」

老人說：「再來一杯。」

「沒有了，完了。」侍者用毛巾擦着桌子的邊緣，搖搖他的頭。

老人站起來，慢慢的數着碟子，從他的袋中，取出一隻皮錢袋，付了酒資，留下一個披斯太

(Peete 西班牙小銀元名)做小賬。

侍者看他走下街沿，一個年齡極高的人，走路不穩，但是很莊嚴。

並不匆忙的侍者問道：「你為什麼不讓他留着喝酒？」他們關上了百葉窗。「還沒有兩點半呢。」

「我要回家睡覺去。」

「一小時有什麼出入？」

「我比他更重視。」

「一小時終是相同的。」

「你自己說話活像一個老人。他能够買一瓶酒，在家中喝。」

「那並不不同的。」

「不錯。那並不不同。」有妻子的侍者表示同意。他並不希望爭辯。他只是很匆忙。

「你呢？你不怕在你慣常的時間以前回家嗎？」（此句言外之意謂其妻或有外遇，儘回家過早，勢必與面首相值——譯者）

「你想得罪我嗎？」

「老朋友，沒有這回事。祇想說句笑話。一匆忙的侍者，拉下金屬的百葉窗後，站起來說：「不害怕。我有信任。我有全部的信任心。」

年紀較大的侍者說：「你有青春，信任心和職業，你一切都有了。」

「你缺少什麼呢？」

「除掉工作以外，一切都缺少。」

「你具備我所有的一切。」

「不見得吧。我絕未有信賴心，我的年齡年輕了。」

「去吧。不要再說廢話，鎖門吧。」

年紀較大的侍者說：「我是愛在咖啡館中深宵長坐的一個。同一切不要上床的人在一起。同一切在夜間須要亮光的人在一起。」

「我要回家就寢了。」

年紀較大的侍者說：「我們屬於兩種不同的人。」他現在穿好衣服要回家了。「那不但是一個青春與信賴心的問題。雖然這些都是極美麗的東西，一却還有別的原因呢。」（原文無此句現由譯者補出藉合我國文字句法，以求語氣完整）

每天晚上，我遲遲地打烊，因為也許有用得着咖啡館的人。」

「老朋友，有的是整夜開門的酒肆。」

「你不懂得的。這是一處清潔愉快的咖啡館。光線很明亮。光線極好。而且現在還有樹葉的影子。」

年紀較輕的侍者說：「晚安。」

另一人說：「晚安。」他熄了電燈，繼續自言自語，那當然是亮光，但是地方一定要乾淨明快。你用不着音樂。當然你用不着音樂。你也不能太正經的站在酒櫃前面，雖然在這些時刻，那便是所供應的一切。他怕什麼呢？那不是害怕或恐懼。他不知道沒有什麼可怕。全都是空的。人也是空的。那不過是那會事而已。所須要的一切，就是燈光，還要某種程度的乾淨與整齊。有人生息其間，却絕未察覺，但是他知道什麼都是空的。噫，空，空，空。虛空的我們，住在虛空之中。你的名字是空的。你的王國是空的。你將來像現在一樣的空。主給我們這種虛空，我們日常的虛空。（按耶穌教的禱告中，有「主給我們日常的面包」等語。此句係仿此口吻——譯者）主不要送我們入虛空之中，而從虛空中救我們出來；噫，什麼都是空的。哦，虛空充塞虛空，沒有一樣東西陪伴着你。他面帶微笑，站在一家酒排間的面前，內有發亮的用蒸氣壓力的咖啡機器。

酒排間夥計問道：「你要什麼？」

「沒有什麼。」

「又一個瘋漢。」酒排夥計說着。一面轉身離開。

侍者說：「一小杯。」

酒排間夥計替他酒好。

侍者說：「光線極好，而且很快，但是酒排間沒有粉漆過。」

酒排間夥計望望他，但是並沒有回答，晚上談話的時間已經太遲了。

酒排間夥計問道：「你再要一杯嗎？」

侍者說：「不要了，謝謝你。」一面走了出去。他不歡喜酒排間和小酒店，一處乾淨明亮的咖啡館是絕不相同的一會事。他現在不再思慮，回到他家中的房間內，他躺在床上，最後日光來了，他會睡去。最後他對自已說，晚上也許鬧着失眠吧，許多人一定犯這種病的。



蘭江小語

姚穎

寧波面臨甬江，舊稱蘭江，予遊覽所得，因名之曰「蘭江小語。」

△△月湖

月湖與日湖相連，故又曰雙湖，明人張岱之「陶庵夢憶」中，記之甚詳。月湖內舊有十洲，即芙蓉洲，芳草洲，菊花洲，竹汀，柳汀，松島，月島，烟嶼，梅嶼，蓼嶼也。各洲今多連於岸，惟柳汀竹洲，松島月島，尙容與乎中流，洲上有亭臺池館，可遊者惟竹洲柳汀而已，其湖周圍約五里餘，形如將圓未圓之月，若能於其中創設游舫燈船，則七里山塘，十里秦淮，恐未能獨擅其美也。

△△天童寺

天童寺，在甯波東鄉，每至春夏之間，進香及遊覽者，不絕於道，其寺建於三山合抱之中，逐層向上，至方丈室，將近中山之頂，夕陽在山時，如同畫圖。其路程自甯波張斌橋乘船，至小白河頭上陸，越小白嶺至寺山門，一路風景清幽，中有十里松關，其松皆有數抱之巨，黛色參天，接連至十里左右，夏時濃蔭蔽日，涼氣襲人，騎驢覓詩其間，真天造地設之仙境也。前年郁達夫先生，遊後曾有詩云：「每逢佳處輒徘徊，况復洞天隔俗埃，三里竹松詩境闢，半山樓閣佛堂開，思從貝葉翻身轉，

愧向紅塵插脚來，我欲時時聞妙諦，生公說法幾登臺。」

△△東錢湖

東錢湖亦在東鄉，又名萬金湖，昔時李夷庚，曾出萬金以修此湖，故有此名。更號鐵面湖，則不知其義何在？湖廣十八里，山角風迴，波浪洶湧，如同小海。湖上有小普陀，爲錢武肅王母后頤養之所，東鄉田畝百萬頃，賴以不涸者，皆此湖灌溉之功也。湖上風景甚佳，竹籬茅舍，賴是湖掩映其間，亦覺生色不少。湖之東有陶公山，傳爲昔日陶朱公范蠡隱退之所，范嘗載西施，遊息其間，予遊此會詠之以詩云：「抱琴入山徑，松子落紛紛，千百餘年後，我來訪隱君。」詩雖未工，聊以寄慨也。

△△梁山伯廟

梁山伯廟，地在西鄉，距甯波約三十里，乃晉時鄞令梁山伯之生祠也。考梁山伯爲鄞令時，極有政聲，嗣卒於任所，因由祠而改爲廟，俗稱梁聖君廟，以八月廿一日爲神誕期，進香之盛，輻輳相接，水程兩岸，多樟柏兩樹，碧色蔽天，綠陰罩地，舟行其中，如入畫圖，廟中塑男女兩神像，一即俗稱雙蝴蝶中之祝英台也。廟之後園，有鸞鴛塚，卽爲梁祝合葬處，塚畔露繡裙一角，予哂其爲偽裝，蓋梁祝合

配與否？雖不能細攷，然此一角繡裙，豈能越千百載而不朽腐者乎？今顏色每見如新，豈非廟祝所偽裝，而藉以哄動遠近，使多得香煙入款之盛耳。然往遊該廟者，多男女成雙，蓋欲踐一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廟到一到一之俗謬也。

△△後樂園

後樂園今已改爲中山公園，地在城中，乃前清薛福成爲甯紹台道時，出私資所建築，取名之義，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園內曲徑通幽，濃蔭蔽日，有薛樓，螺髻亭，清涼洞，獨秀山，滴翠軒，送香亭，峴臺，雲石山房，浸月池等勝景，自改建中山公園後，復添有九曲廊，橋上亭，鸞鴛池，湖心亭，美術館，九曲池，金魚池，紀念塔，紀念堂等，周圍約有四里，實爲甯波諸園林之冠。

△△天一閣

天一閣在西門外，爲天下四大藏書樓之一，閣全用磚石所建，爲范氏所私有，予得范資源君之介，曾入內觀覽，內中所藏古籍，價值極巨，聞近年時有散失，實爲可惜，其地幽秀，足與杭州文瀾閣等相抗衡，閣中且藏有王安石公手稿多種，（王曾爲鄞令，頗有政聲。）爲外間所未見者。

這也有些違犯了窟中的向例；照裏邊的規矩是「先禮後兵」，也許這「釘子」火氣特別大了些，也許是士現受了這莫名一擊的侮辱，把運動場上的精神拿了出來，瞪了他一眼。

「那也不犯作打人哪……？」士現忍着一口氣。

「打……？要講打……現成！」小脚色說着便一揚手，照士現臉上一耳巴。

「噫！」士現當然不能再受他這污穢的一掌，便順手一撥，跟着很迅速的還敬了一下，端端正正，擊中在那家伙那隻快落下來的下巴上。這一擊，照我國的拳法，有些類似「冲天砲」的一手；然而實底子正是西洋拳法中最有名的「蘋果卡」；（手法的動作，本是用反手向敵腹部一擊，作為虛實兩兼的一個虛招，無論擊中與否，敵人必是雙手護腹，頭顱向下；於是便迅速的用順手由下而上，向敵人的下頰向上一挑，快則可以擊中下巴，稍慢則可中到鼻端。）

士現這一擊果然是很痛快的，可是，這是一個人虎穴，四面八方儘多護場的打手之類，那裏容得人有動手的餘地？所以沒有再說一句話的工夫，早被人從身後攔腰抱住，同時兩隻手也給人捆住了。

「這傢伙手底下有『活！』」河北人口音的這麼喊了一句。接着當然是拳足交加，這正是這裏的場規。士現只有挨打了，而最致命的一下，乃是胸部被人用器具，也許是手槍托子之類，重重的搗了一下。

「一個小孩子，也犯不着這樣『如臨大敵』的打人家……」。在這種場合之下，居然有人說了這麼一句不平的話。這是難得的！我國的戒條是「各人自掃門前雪」。

！說這話的人也有被攔拒的危險。在噪嚷轟鬧閣之下，士現無意中得着了這一點點精神上的安慰。

一陣冷拳之後，士現被人帶到一間所謂「公事室」之中，也居然有法官型的個「人」，「操着半匪半官的口氣，審問士現，——姓，名，籍貫，職業，因由，來踪，等等。接着身上受了很澈底的搜檢。也很公正的定了罪名，「搗亂場規！」也很規則的判刑，惟申明了未到成人年齡，從輕發落，「有期徒刑三小時。」

「現在還痛哪……？」大姐問着，聲音有些哽咽。「還好……只胸口覺得有些悶悶的……唉。」

「琪妹……」大哥把話吞下去了，顯然有些請怨士現沒有事先設法告訴大家。

「現在要緊的是善後的問題哪。」士現耿耿心士現所受的傷。

「頭臉沒被打破，爸爸也許瞧不出。」士現誤會了「一半。」

「這是流氓的規矩和手法，」士玉大約聽見人說起過，所以很有經驗似的解釋着，「他們打人，重在內傷，決不肯叫你頭破血出的。」

「不是……我意思，想叫二哥找醫生瞧瞧去……」士現說明了原意。

「這算什麼……？」士現仍就保持他的英雄精神。「旁的沒有什麼，恐怕……還是讓老醫生檢察一下……肺部……！」大哥的意思，獲得了士現士現的同意。

第二天，士現直躺到下午，不能離床，口裏覺得乾燥，却又不是茶水能解的口渴。頭也沉脹，並且熱度似

平較平日高些。

到第四天，逸民也有些察覺了；諸如士現琪妹倆的顏色，士現也有三天不見面，並且也發現醫生上過門，等等，當然逃不過逸民的眼睛。

「好好的躺着罷！」逸民瞧過了士現，臨下樓的時候，只說了這麼一句話。

「心掛兩頭」這句俗語本來可以放在這裏形容逸民這時的情緒；西文還有一句比較澈底的成句「一支臘燭」，兩頭燃火「應該更對景」。可是逸民的心境還不能叫道兩句話十分說透。他心下這時候，如若仔細一撥算，恐不止於是心掛着兩頭，也許是三頭四頭。

同時，這時逸民的心境也許並未給這種成句說着；因為他懂得科學，也懂得經濟學，並且他知道這時候應該想什麼，做什麼，應該怎樣努力的遏止紛亂的情緒。

「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道時的逸民，雖說親眼瞧着士現的臉色比較更顯黃，精神更萎靡，重於感情的人，當然免不了心下一陣陣的刺痛，但因此時正在事機得失的緊要關頭上，需要澄澈理智的純粹，而把情緒壓制到程度以下；否則眼望隣近成功的事業，立刻就要遭遇功虧一簣的結果。所以只在一陣心痛之後，逸民只輕描淡寫的囑咐了士現「好好地躺着。」

可是這時逸民的痛苦是極微妙的。舊的創痕，原是一層層的累障着的，本來可以本着一慣的「前進」精神，把一切其他暫時都忘了去，無奈這時又無法拒絕新的創傷不斷的増加着，以致連舊的痛苦都要牽動。

譬如這天瞧了士現的病况之後，至少也得幾小時的靜默，方可暫時把心神安頓得平靜下來，但技巧之至的是太太也在這天半夜回家了。

「逸民，還沒睡？」

「就要睡哪。」

「真哪，好久我想跟你談幾句話，老纏不着你……」

！

「……！」

這半老的婦人，蹙黃的一層薄皮包着一隻烏戶樣的面孔，還似乎上着一層黑黝。從逸民欲言不言和一種悽慘的神色上看，他似乎發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想。直覺上他好像幾乎不敢承認這面前坐着的女人，是他二十多年香火因緣的太太，一羣兒女似的母親；因為他的眼光正迷迷着，不敢正眼去看她。

他的精神本來已經有些疲倦了，然而因着眼前這種情景的刺戟，神經反而活躍了起來似的。他的眼光在屋子裏四面亂轉着，好像剛從夢裏醒來。這，可以證明他必是首先感覺到一陣空虛同時還攪夾着一陣傷感；因為他的面部肌肉在抽動着，這是忿怒悲哀驚覺懷疑同情，悔恨，等等各種情緒，都互相衝擊地攪在一團的表現。他的眼睛緊接着射出激怒的光芒，可知他這時忽地又被一種反抗的心理，偷偷的襲擊着。

「孩子們，可憐的孩子們……！」逸民不自覺的自言自語着。話還未完，立即又顯出一種覺得詫異的要緊叫起來的神情。

我們用心理分析的步驟，也許能追尋出來這一句話的蹤跡。從母親想到了孩子，本是一個簡單的線索。可是逸民的心理決不能這麼簡單。

孩子們情形並不太壞，為什麼值得如此的悲嘆？可是逸民知道他的四個孩子，都是富於情感的，又都是很忠實坦白的。然而他們的母親，却幻變成了另外一種人，另外一種動物。這兩種實現的路線，其綜合的結果是什麼？他們的自尊心將要折到什麼程度？這樣想下去，孩子們的境地當然是夠可憐的。

「逸民，怎麼儘自呆着？」女人又追問了。

「……！」叫逸民說什麼？

「我說……」女人的聲音顫抖了，掏出了手絹在擦

眼淚。

「是的……」逸民進出話來了。「請你再多待幾天下去，三幾個星期……，我也許有很好的辦法……你不是要錢嗎……？」

「……近來你老是那麼冷冷淡淡的……我本來不好，……可是以前……我們不是很好的嗎？」

逸民聽了這些話，眼光忽地呆定了，茫然瞧着對面的牆壁上。

「這是社會積習上的錯誤……怎麼能怪我……？又怎麼能怪到這個時候才怪她……？」逸民好像在對另外一個人辯論着一種理論。

「什麼……？」女人不明白逸民的話，有些驚異。「不，」逸民好像回復了神經的平衡了。「請你再待幾時，我想一定有辦法的。」似乎哀求了。

思想真是一種奇怪的東西，尤其在靈敏的腦系中，轉動得那麼快，比電的過程還迅速。逸民怎樣一下會轉想到社會積習錯誤上去的呢？

我們可以推想到他結婚二十餘年以來，夫妻之間，大約僅僅是受着一種社會積習所支配着的——丈夫掙錢，妻子料理家事。掙了錢的算是好丈夫，料理了家事的人，決不會感覺到一個能主理中饋的賢妻，會得有什麼缺點的。只是經過了時代的動蕩，受過了意外的刺激之後，一個僅能料理家事的妻子，是不大能滿足丈夫的。至少，他所需要的，是一個情人式的伴侶。

逸民腦系內要是有這等思索，回憶，他自言自語的那些話，決不會叫我們感覺到奇異。我們尤其不能苛責他，因他所說「又怎麼能怪到這時候才怪她」的一句中，包含着無限的原諒，和無限的同情心。

「我也耐性的待過不少日子咧；」女人又說話了，「可是眼面前我已沒有辦法了……可能隨便在那裏活

動點，就算幫我一個忙罷！」還有些流體流調了。

「我現在就要睡了，」逸民繼續哀求着，「有什麼話，我們明天再說罷……」瞧，「逸民手指着鐘，「已經十二點多了。」

瞧着這女人的後影，搖擺着出了房門，逸民立刻掏出了手帕，按在眼睛上，擠了一擠，拿下來一看，手帕上面現出了兩個溼點。那正是噙着未流出的兩滴眼淚。

(第三章完)

四·失蹤之後

上

第二天逸民的太太起了一個絕早的早床，時鐘還只剛剛六點多鐘，也許根本她並沒有睡熟。這，好像有些違反了嗜好人的習慣，因為在阿美蓉的領域中，自來是使盡作夜的。

可是時代的進展，一切都在追逐着隨同進展，無論好事壞事，都有些改良進步。徐太太是這大時代中的一份子，當然也有她的進展方式。也許她的進展乃是由一種手續麻煩，時間拖長的方式，進而為簡單化的，機械化的；所以她也無須乎守着那伴畫作夜的陳例了。

況且她心中有事，因為隔夜，也就是幾小時之前，逸民答應了她，盡量儘速地想一點款子的辦法。她因着要急於獲到款子，不，也許她本來有了某種得款的計劃，頭天晚上，逸民催她去休息，未能提出來討論，所以起了一個早床，預備趁逸民在家的時候，進一步的提議出來。

到了樓下，氣氛却是那麼靜悄悄地，靜悄悄得異乎尋常。她認為逸民還未下床，所以先避到廚房裏。這廚房在一二年前的她的一種光榮的領域，近來却是被她拋棄了，除了偶然經過之外，簡直不厝一顧。

「媽……！」土琪聽到她的足音，早迎了出來，很

親熱的歡迎着。

「哦！二園，姐姐呢？」太太停了步。

「媽，在這兒呢，您好早，我在安頓早飯哩。」士

瑛一面忙着一面說，好像也要迎了出來。

「好，你們忙罷，……我上前面跟你爸爸說話去。」

太太說着就上客堂來了。剛把門推開，她楞住了。

「媽……！」

「媽……您早！」小紳士的士玉，還是守住他的禮

貌，雖然聲音有些岔了。

客堂裏只有士玉一人，倚在他爸爸的寫字桌站着，

手上拿着一張便條，也楞着眼睛望着要進屋來的母親。

「怎麼……？你爸爸呢？」她有些奇怪。

「他……爸爸……？」士玉囁囁嚅嚅地。

「噫，說罷，……念這們多書，越把你念的默了，

……爸爸有事去嗎？」她半開半提撥着。

「……？」士玉只搖搖頭。

「說罷……出去就出去了，……到底上哪兒去……

這們大清早的……？」她有些急了。一面說一面走進

客堂，坐在大沙發裏。正在這個當口，士瑛士玉，也許

是聽見了她們母親的話音不對，也跟了進來。

「唉……！」士玉嘆了一口氣，把手上的紙條對兩

個妹妹一揚。

「孩子們——我去了就來，快則兩星期，慢則也許

四五星期，希望你們守住我們的「協定！」不必大驚小

怪……婉辭告訴三兒現，勸他多睡。下午四五句鐘，鳴

舉伯伯必有四五百元送來，此款半數給你們母親，半數

留作家用，如我在二星期內未歸，鳴舉伯伯自有安排，

——父字……！」

姊妹倆擠在一堆看了字條，士瑛還細心的重復研究

着，好像要從這簡單的幾個字中，看出爸爸的行踪來似

的。

「誰是睡不住的！」士瑛睜着窗外，怔怔地。

「睡誰呢……？寫的什麼……？給我睡……！」母

親有些生氣了。

「她說的理弟……媽……！」士瑛解釋着，順便把

字條遞給了母親。

「這算什麼……？」她看過了字條，順手擦在沙發

上，「二三百元派那一項用……？這時候一塊錢能當幾

個銅子……？！」

「大哥，你看怎樣……？誰去給二哥說，……怎麼

說法？」士瑛沒有理會母親的問題。

「還是你去罷——士玉瞧着士瑛，「你比較能說話。」

「不，士瑛不贊成，「我看現弟這幾天情形有些

不對；有時候很清楚，過分的靈敏；有時候又昏沉沉地

，好像睡熟了，又好像半醒着，一點小聲音就會驚醒他

……熱度……！」她眼淚已滾下來了。

「士瑛又病了？」母親好像不經心的問着。

「好兩天了，媽……」士瑛說着，聲音裏面，好像

含着很多憂愁。依她的本性，也許要把士瑛致病的原因

說明出來。

「早飯得了，就開出來吃罷，……我還得上隔壁去

借個電話……」她站起身來，預備走了。一眼看見士瑛

還在拭淚，士瑛也低着頭，士玉悵悵的任在那裏，「這

有什麼關係，現兒那孩子，這天氣不正，黃梅天……想

是發了老毛病，還不是那一套，有什麼急頭……唉，誰

叫你爸爸窮……窮人生病，活該！」一面說着，一面

跨出了大門。

「姐，你打算怎麼樣……要是爸爸在家，還能不

上樓睡他……一天，兩天……他還不能不問？」

「對哪，……我的意思，不必特意去告訴他——當

件大事似的——等他想起來問，隨便說一句，「爸爸出

門就回來；」不是緩和些嗎？」

「也好……。」士玉贊成士瑛的主張。

「那自然好，士瑛也贊成了；「可是……」士瑛

向來是爽直的，這時也把話吞吐起來了。

「怎麼樣？」士瑛似乎聽出了話因。

「可是……」士瑛有些失了勇氣的樣兒，聲音岔了

，眼淚直在眶子裏轉着。

「琪妹，」大哥的態度，由憂鬱而轉為驚疑，「琪

妹，你本來很……在我們當中，你差不多是個小主腦，

你頂好別亂，有什麼話說出來大家好研究研究看……！」

「你瞧，媽難得回家一次，聽見二哥哥病……他爲

什麼病的？……媽好像沒事人似的，看也不去看一下……

……」士瑛說着也哭了。

「琪妹，」士瑛已擦乾的眼睛，又淌下了眼淚，「

媽也可憐，她是變了，……我們祇能原諒着……替她想

想。」

「想什麼？」士瑛一邊嘆咽着一面，你沒聽見老醫

生的話……沒看見他的態度……替二哥哥道個頭……

「我不曉得媽還能看見他幾次哩！」

「那是你誤會了老醫生的意思……」大哥接口說，

「老醫生主張送現到醫院裏去，郊外醫院最好。我告訴

他，我們經濟能力辦不到，所以他搖頭嘆氣。」

「可是，大哥，你還沒知道哩……昨天晚上二哥哥清

醒的時候，告訴我，說他腦子作脹，一陣陣抽痛，他說

怕是結核菌走到腦脊裏去了。」

「唉……！」士瑛更抽咽的利害了。

「那怕是他疑心的……我就沒聽見人說過，結核

菌會得跑到腦脊髓裏去……」大哥半信半疑的解釋着

。

「不……」士瑛拭着淚，「二哥哥比我們誰都聰明，

他自己的病，總比我們清楚些……他還……！」

「怎麼樣？」士瑛更擔心事的問。

「他還作了很奇怪的夢……夢見他到了一個廟裏，

在山頂上，一羣和尚繞着他，他們給他披上和尙的法衣

——袈什麼……！」大哥補上一句。

「他也作了和尚……他說那地方怪熱的，祇是自來

也沒去過。」

「唉……」士瑛哭出聲了。她最相信這一類的故事。

「也許他在哪兒見過這一類的圖畫吧——完全小腦

裏的幻像演出的一種夢境。」士玉的解釋，自己也有些

猶疑。

「不，大哥，我覺得他還一次不是發了老病……！」

「噫……！」母親淌着淚，從後門走了進來。「我

說什麼，你爸爸不會回來了，他還是失踪了！你們沒看

見報……！」

「什麼報……？」報上怎麼說！」士玉也有些急了。

「媽，您聽誰說的……失踪？」士瑛不信這話。

「不會的，媽，您放寬心罷。」士瑛勸着。

「誰說的……？」還要誰說？你們不查報？這些時天

天都有人失踪。我剛剛打電話給三叔婆，你三舅接的電

話，他就是這們說，報上也是這們說。」

（第四章上段完）

報 申

- 銷數最大
- 貢獻最多
- 廣告效力
- 高於一切

人事繁雜處理為難過去一年中上海市
民因利用申報分類廣告，而得以圓滿
解決者何止數十萬人！

申報分類廣告（徵求·出售·聘請·
特聘·營業·車輛·招生·飲食·拍
賣·娛樂·房產·召盤·召租·醫藥
·）二行起登卅行為限每天每行特價
十二元電話接稿

廣告刊例如有變更概以本館
公佈例為憑。

● 八四二三九撥請稿接話電 元二十行每告廣類分 ●

品出之功成最中劑鈣



品出醫藥廠藥科美開

售經有均·房藥司公

中國戒烟療養院

專門戒除一切癮毒
管理嚴格負責斷癮

分住戒、走戒、出診戒，按照各人體格，施以適當戒
法，不論因病或戲弄成癮，保證澈底根絕，病房設備
，明淨舒適，抗毒速戒，八日戒絕。

院長金學高醫師

院址：上海英租界四馬路轉角
電話：八七四〇九詳章備索

鈣化光

Syntecal



健體益肺壯骨固齒



光化製藥廠出品

上海虎邱路(博物院路)一八二號
電話一三二八一號

人之初，生長在滋養豐富胎內之。
人之沒，消失了精血和賀爾蒙之故。
而營養素所成，能與以功合下人用的精是參胎：製體肝胎

胚生蒙



聖藥保身
聖藥不煩

上海新亞藥廠
製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調補老衰虛弱，還有何種藥物可比？

上海證C(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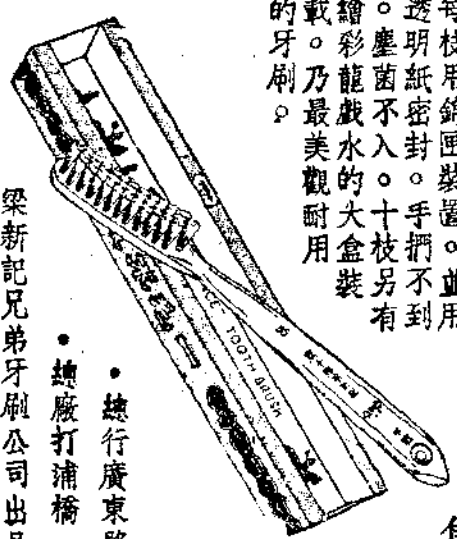
上海郵政管理局暫准登記

雙十牌



千歲牙刷

每枝用錦匣裝置。並用透明紙密封。手柄不到。塵菌不入。十枝另有繪彩龍戲水的大盒裝載。乃最美觀耐用的牙刷。



總行廣東路
總廠打浦橋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出品

各處有售

本月每冊售價十二元